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26nB184

牧雲和尚七會語錄

清 通門說　行瑋等編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目錄
  - 上堂小參夜參普說示眾
  - 示語
    - 示姑蘇雙塔湛初老禪
    - 示劉道人
    - 示蔣氏檀越
    - 示梵圭道人
  - 禪淨玄旨
  - 室中語要
  - 書
    - 荅崑山諸千如居士
    - 示葛瑞五居士
    - 示葉嶽心居士
    - 示鄭子康居士
    - 示著書記
    - 示修書記
  - 答語
  - 天童上堂
  - 像贊
    - 釋迦佛在鹿苑初度憍陳如五尊者圖
    - 釋迦文殊普賢圖(二首)
    - 接引佛(二首)
    - 文殊
    - 普賢白象
    - 普眼
    - 觀音(七首)
    - 魚籃觀音
    - 須菩提
    - 布袋和尚
    - 寒山拾得
    - 扇畫十八羅漢過海
    - 伏虎羅漢

- 補衲羅漢
- 閱經羅漢
- 初祖達磨讚(四首)
- 天童本師密老和尚(八首)
- 自讚(三首)

- 佛事
  - 為滿川老禪下火(川工砌石)
  - 為無量化主下火(病瞽)
  - 為大宇朗石二亡宿下火
  - 為雪如禪人下火
  - 為寄宗禪人下火
  - 為解副寺下火
  - 為典座古源下火
  - 為依蓮監院下火
  - 為大光禪人下火
  - 為慈航師下火
  - 為五禪人秉炬
    - 揚州純一禪人
    - 照湛禪人
    - 自然禪人
    - 養心盲禪人
    - 了凡禪人
  - 棲真為能徹禪人火
  - 過崑山祇園菴為四維寬公秉炬
  - 住破山寺為尊證鄰虛老師秉炬(師楚中人)
  - 安座
  - 封龕
- 偈
  - 憫迷(三十首)
  - 警參(二十首)
  - 示徒(二十首)
  - 上堂十偈
    - 啟請
    - 傳爐
    - 撾鼓
    - 登座
    - 拈椎
    - 揮麈

    - 問話
    - 對機
    - 說法
    - 下座
- 淨土十詠(興化極樂庵作)
- 戒壇示偈(梅溪菴作)
    - 沙彌
    - 比丘
    - 菩薩
- 送達本老禪之吳門緣幹(本於天童山搬柴聞虎聲有省)
- 智穎上座結茆鶴湖乞語究竟
- 梅溪解制書授諸子(六首)
- 示秀林知客
- 送南音書記武林結茆
- 送可生禪人省親(三首)
- 送識得知客住靜
- 送梵白孫歸鹿城
- 送道沖禪人回粵
- 示不我維那
- 示在垣真士
- 示碧惺新戒
- 示子凝新戒
- 示智餘禪人
- 金粟寺獨桑鼓
- 拈鳥窠公案示侍者
- 中輝上座養母
- 示慈慧覺明二禪人行食
- 送新戒(三首)
- 示徒刊錄(二首)
- 化茶
- 化禪帳(三首)
- 化蓆
- 古南送化士(五首)
- 送知浴(六首)
- 興福送知浴(二首)
- 鶴林送知浴(三首)
- 破山寺化普同塔(二首)
- 真如寺化建韋天殿

- 烏鎮密印寺化莊嚴藏經
- 題住山卷
- 文休禪人造栴檀像歸供五臺
- 嘉善重修祖燈菴
- 海印菴建法華期
- 海鹽普淨菴化齋田
- 盛澤圓音戒子修造大悲菴接眾
- 常熟城南道信聚長生米飯僧
- 西華求名禪人募修萬佛塔
- 天童送化士(七首)
- 天童送知浴(二首示平巖侍者)
- 天童募燈油
- 募鹽
- 化蘿蔔
- 送安慶彭道人
- 書化造達澄和尚塔冊
- 示遠化禪人
- 古南贈道侶(十六首)
- 興化贈禪侶(廿五首)
- 興化贈道侶(廿四首)
- 答李壹之文學
- 示沈逵楚(沈業屠偶心異疾禮師求救師示此偈命自為懺沈遂發願徙業未幾疾瘳卒為善士云)
- 偈拈五公案
  - 洞山寒暑
  - 仰山明珠
  - 香嚴擊竹
  - 華林鐘樓
  - 雲門胡餅
- 臨安山雙林寺八詠
  - 驪珠峰
  - 鰲魚峰
  - 雲筆峰
  - 天掌峰
  - 峨眉峰
  - 瀉玉巖
  - 且歇亭
  - 浣雲池

- 雙林後八詠
  - 驪珠峰
  - 鰲魚峰
  - 天掌峰
  - 峨眉峰
  - 雲筆峰
  - 瀉玉巖
  - 浣雲池
  - 且歇亭
- 元旦答戈莊樂居士見贈(四首)
- 題毛子九居士寶月堂
- 贈邵子階居士
- 示陳伯倫居士
- 贈明幻開士
- 看靈隱投香人轉輪藏
- 示修學(七首)
- 示道侶(五首)
- 偶頌(二首)
- 過湛虛戒徒靜室
- 贈姚心泉居士
- 寄贈蝶齋居士
- 贈見我居士
- 崑山祇園菴謁肇心禪師
- 題[、/(、*、)]庵贈古竺師
- 虎丘禮隆祖塔(祖為人柔易佛果禪師曾稱為瞌睡虎)
- 示眾道侶坐月生公講臺
- 重過大悲菴紀事
- 雨窗望萬松書院有乞書七佛偈者
- 示瞻禮大悲像者
- 贈文昇禪德掩關
- 送中山老禪住山
- 示三如上座
- 示德初新學
- 示行喜道人
- 示超因新學
- 示明璉新學
- 送禪人之昭陽
- 贈駕六居士

- 示蓮生禪人(二首)
- 寄友(二首)
- 禪人求示省親(二首)
- 示柯敬明居士
- 弘卓從徑山歸示之
- 示沈秉成
- 示仲先
- 示善修上人(修暗目)
- 示延慶寺朗空大德
- 示金淨茂
- 吳萃凡為亡母乞偈
- 示趙復初
- 示陳越萃
- 示超珍(字護心)
- 示超進(字堅向)
- 示超質(字中篤)
- 示智超上人
- 示修慧上人
- 示心月姪禮華嚴
- 示北來尼果妙
- 贈趙磐石
- 示修野上人
- 示承宇道人
- 納涼
- 題盧舍菴
- 寄乾象大惠
- 秋谷禪人乞語
- 示天信善士
- 佛誕
- 示法清表德
- 觀筍勉禪者
- 示融通上人
- 示魯文上人
- 開一法孫展綾乞書
- 過拂水嵓東菴示禪者(五首)
- 酬馮竇伯問
- 送慧山三專使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牧雲和尚七會餘錄目錄

卷之一
上堂小參夜參普說示眾
示語
禪淨玄旨
卷之二
室中語要
書
答語
天童上堂(天王開光　祖師開光安座)
卷之三
像讚
佛事
卷之四
偈(上)
卷之五
偈(中)
卷之六
偈(下)

七會餘錄目錄(終)
牧雲和尚七會餘錄卷之一

姑蘇西華山秀峰寺門人(行瑋)等編

上堂、小參、夜參、普說、示眾

上堂。僧問：「世尊降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和尚降生，如何施設？」師云：「有口解喫飯。」問：「和尚今年生日，去年生日，來年又生日，未審那箇生日是？」師云：「待你數盡來向汝道。」問：「世出世問如何是法？」師云：「兔馬有角，牛羊無角。」進云：「卻有角作麼？」師云：「非汝境界。」問：「樹高千丈，葉落歸根，法身常寂，本無去來，未審和尚何處降生？」師云：「你作者箇見解。」僧云：「畢竟作麼生？」師云：「棒打不回頭。」乃云：「秋風清，秋月明，大火西流白露零。乘涼昨夜谿林坐，唧唧蛩聲喚客惺。若向未喚已前惺去，如世良馬見鞭影而

行；其或未然，黃帝遺玄珠于赤水，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得此珠！』玄珠既得，且道在甚麼處？」乃示獻珠勢云：「連城難比況，照乘未為明，不惜當陽示，同教受用親。或有當面蹉過，山僧不免更演第二齣說白一上。今日七月十九，乃是山僧從母胎出生的時節，年年逢此時節，山僧也不管生與不生，只恁麼過。今年逢此時節，不覺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所喜者何？記得去年上天童，兵戈忽起，江關阻隔，每憶此方道侶，恐此生不得相聚。今幸重新會晤，歡笑如昨，出於意外，是一喜也。又前年饑荒，我諸弟子同此忍餒修行，是後住山住水，或東或西。今聞山僧遠遠歸來，各各來集，所謂從我於陳蔡者，今得及門，又一喜也。所懼者何？懼古人道：『人生不滿百。』今年生日添了一歲，須知將來已減了一歲，生死無常，豈得不懼？然此一懼，現前緇緇素素皆該有底。何故？既同生在世間，定各有箇生日遇著，生日添了一歲，將來亦各少了一歲。設若大事未明，日用隨著二境轉，順則多喜、逆則多憂，自古世間，稱意事常少，不稱意事常多，未免憂多喜少，隨境漂流，於苦海中頭出頭沒，何時能了？所以道：『努力今生須了卻，莫教永劫受餘殃。』先聖見我輩從無始以來，受生受死，莫可算數。所謂積骨如毘富羅山，飲乳如四大海水，今生又復茫然而過，未來生死冥然無涯，可不哀耶？然則要了生死，別無門路，須悟無生。不見當時王摩詰是箇詩人，卻曉得此意，作詩云：『獨坐悲雙鬢，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白髮終難變，黃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惟有學無生。』永嘉云：『幾回生，幾回死，生死悠悠無定止。自從頓悟了無生，于諸榮辱何憂喜？』西方偈云：『願生西方淨土中，上品蓮花為父母。花開見佛悟無生，不退菩薩為伴侶。』今人多說參禪要悟，念佛不消悟。據此偈，何常不要悟來？須知要了生死須了無生，要了無生須有箇悟門，不論參禪念佛。今或不了其中旨趣，自己執定是東方人，世界是穢濁底，佛決定在西方，世界是淨底。殊不知此偈正治你此執病，意謂你不必執娑婆定是穢濁惡世，全身染著在裡許，你當願生西方淨土中，意謂願生淨土，淨土便現前。何故？法無定相，隨心而轉。譬如人尋常做得件好事，面前本無有佛，忽見佛現。或菩薩現、蓮花現。忽若做得一件不好事，自心不安，面前忽見地獄相、怖畏相諸惡境界。豈不是善惡之境原無定在，皆從想念而出？你若離諸執著，只此娑婆世界坑坎堆阜，便是極樂世界地平如掌。所以《維摩經》道：『隨其心淨，則佛土淨。』《楞嚴經》道：『但平心地，則一切世界俱平。』是謂破情不破法。世間淨妙香潔無過蓮花。你或一向認箇血肉之軀，便謂此軀是父母所生底，亦便認著個

血肉父母，豈知你從本以來各各有個妙淨明心，譬如蓮花一塵不染，是他含育你、長養你。世間父母雖極愛念其子，忽若隔著百里千里，便不能炤管。此妙淨明心，隨你寒溫動靜、顛沛流離、夢想顛倒，無一時不護持你。又世間父母，大家團圞頭，秖得一生。此妙明心，從無始已來生生世世，在在不忍捨離你。此即是你恃怙，是你本來真父母。然且佛眼覷不見，三賢十聖直得望空啟告，惟證乃知，豈不是上品？所以《華嚴疏》云：『有情之本，依智海以為源；含識之流，總法身而為體。』又此妙淨明心，你若鏟地忘卻，不得發明，譬如蓮花合一般；你若一念發明，譬如蓮花開一般。所以古人形容悟底樣子，道如大夢覺，如蓮花開。亦如蓮花未開，縱有妙香，不能四至熏動。人縱有妙色，不見芬芳，令見者生渴仰；亦如你不曾發明心地，則觸處有礙。所以道：『心花發明，則能炤十方剎。』你果若心花發明了，便自見即心是佛。此佛果然不在東、不在西，佛不住生死，是謂悟得無生矣。其悟正在花開時，如何說箇不退？此妙淨明心，無生無滅，體性堅凝，猶如金剛，亦名金剛心。宋時有丞相張商英，自號無盡居士，與大慧禪師云：『當證入時，全體在金剛心中。』所以一得永得，一證永證。自古及今，諸大心眾生無不契證此金剛心、行菩薩事者，我今證得，自當與他把臂共行。所以道不退菩薩為伴侶。故參禪、淨土固為殊途同歸。如今若不求正悟，逞些聰明、說些道理，了無交涉。不但無交涉，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識，且有過在。所以道：『離心意識參，絕凡聖路學。』且凡聖路既絕，又如何參？如何學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山僧此者不避明眼笑怪，入泥入水，絮絮怛怛，秖為年來多病，意得一茅一缽閒靜自適，了此餘生。承念此方道侶，朝夕庇護，五六年來無可云謝。若不真實相告、真實勸勉於佛祖大法，設或空過，得不孤一番道敘，即我及門諸子，比來雖不行棒行喝去逼拶他，時中叮嚀更是苦口；或有紹隆佛祖氣概底，隨他在左右琢磨，設或得少為足，山僧也不能扯拽他。所謂成龍者由他上天，成蛇者聽伊入草。雖然如是，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下座。

向晚小參。「今日山僧誕辰，承諸人合掌慶生。還知山僧此身所從來麼？既知山僧此身所從來，亦須念自己此身所從來。既念自己此身所從來，便須各各念父母恩，報父母恩。秖如父母恩如何報？據他儒門稱仁人孝子，小者夙興溫凊，大者立身揚名。如此可謂報其親矣。我沙門釋子，又當如何？你當知夙興溫凊，愉色婉容，立身揚名，慎終追遠。此非仁人孝子則不能。雖然，假若其親衰老，步履龍鍾，不能使其親康強復壯；其親或疾病呻吟，不能代其受苦受痛；一旦無常，啟手啟足，不能挽其親緩停斯須少享甘旨，彌留易

簧，得正而斃，不能愛其親，撫摩頂踵，勿致朽潰，氣斷命絕，前路茫茫，甚生恐怖，不能諫其親，勿作此行。至于入木入土，不能隨其親，遠遊泉臺，同宅長夜，九原長別，如慕如疑。不能闚其親，生平笑語，或異不異，生死兩分，宗親各散，杳杳冥冥。不能問其親生我劬勞，今投何處。或信得隨業受身，然不能知其親，或昇或沉，在人在天，為飛為走，受苦受樂，不能為之設處、為之引避，縱五內割裂，呼號泣血，頓足稽顙，于親無少益，不能相救。嗚呼！豈不痛哉！所以生老病死之苦，唯佛乃知，仁人孝子，到此著手不得。昔釋迦世尊則念其親受此生死大苦，欲拯其親出如是苦，故發心出家，修行學道。後得道眼明白，了卻生脫卻死，乃度其親亦出於生死，亦令一切眾生出家修行，學道度親。如是度親，是為真報恩，是為大報恩。你輩既為他蔭下兒孫，又須知報佛恩始得。試問如今道眼如何得明白去？不見古來有個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然後現本身為父母說法。此《傳燈》所載。其現身說法，亦為報父母恩。試問你諸人，此公案如何會？有者問著，一總不會。秖為尋常，但曉得肉是肉、骨是骨。今肉骨既都析去，那箇是本身？所以茫然不會。有者問著，便作箇解會，把肉骨都丟開了，向虛空裡描寫一箇本身出來。此身是寂然底、是廣大底、是不著色相底、是無說而說底。此又為尋常說慣，是人都有箇身，都有箇性，身有生死、性無生死，身有分段，性如虛空。又或見經本上說身死神明不滅，就計度道神明，就是我本身。復有一種，或見宗師家問人道：『父母未生前，還我本來面目來。』其實不曾真悟本來面目。又計度道父母未生，此身尚無有，有箇本來面目，豈非是我本身？又尋常見宗師家問人道：『阿誰拖你者死屍來？』便向誰字上卜度，把死屍推開，計著箇拖死屍者是我本身，日用著衣喫飯、屙屎放尿，無不是他。即便點胸點肋，擎拳豎指，或背地裏打人一掌，下人一喝，自謂參得禪了，大事了當了。此一種，今時參學未到家者，每患此病。古亦有之，即聰明人識道理者，亦不出者箇計度。又有一種，肉也不須析、骨也不須析，囫圇吞箇棗，道本身現現成成，只是面前有物不能消殞。究竟肉原是肉、骨原是骨，與三尺童子所見無異，但多了一種理解。觀其所因，亦是從『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等語，依模脫出。若據款結案，第一種不會，是尋常不曾學道人凡夫底見解；第二種是聰明人見解，亦是外道見解；第三種是參學人弄光影底見解，中含斷常，也是外道見解；第四種亦是多理路底人見解，面前有物亦是凡夫見解。如上見解，種種不同，皆為於參學分中無有正悟，無有倒斷，以致如斯。若執而不化，如何得出生死？何故？為你智眼未開，生死相未破。既然自己未出生死，又如何使父母出得生死，報得父母極重大恩？

所以道：『欲出生死海，須透祖師關。』所以臨濟云：『參學人須具真正見解。』所以山僧尋常不取人機鋒迅利多伎倆，只要你參學有箇倒斷。有箇倒斷，正悟現前，如上諸見，自能遠離。你若執此如上見解，不肯知非放舍，正悟卒不得現前。所以道：『不用求真，惟須息見。』諸見既息，道眼自然明白。不見當初五祖有副衣缽要付人，教學人呈偈，最初神秀出呈，不愜祖意。復次，六祖呈偈，與祖投機，夜半入室傳衣渡江。山僧年來多病，亦有箇缽袋子，要分付著人，故提此陳年公案，使眾呈頌。若透得此關過，佛恩親恩，報恩有分。其或未然，非吾種草。」

上堂。「二三子——」左顧云：「者是監院。」右顧云：「者是首座。以我為隱乎？已向你說了也。吾無行不與三三子者，是丘也。」便下座。

小參。師云：「山僧適來座上為活漢說法，即今下座又為死人說法。既是死人，為他說甚麼法？只為他未嘗死。既是活人，又為他說甚麼法？只為他不肯死。死人未嘗死即是活漢，活人不肯死卻成死人。還有識得利害者麼？昔日有一人曾斷一人命，恐怖出家為僧。後於定中見前人來索命，僧云：『汝命既斷，索命者誰？』其人忽沒不見。此非死人，未嘗死底消息。秖如活人不肯死卻成死人又如何？卻須參始得。」

夜參。師舉如意云：「汝等且道者箇是甚麼？若道不得，莫怪我瞞你。」

夜參。師云：「你輩來參禪，還知從上廣大門風，真正師承麼？」乃舉：「雲峰悅禪師參大愚，愚云：『佛法不怕爛，後生家趁色力強健，為眾化米去。』悅如教化米還，又問，愚又云：『佛法不怕爛，天寒，為眾乞炭去。』悅又如教乞炭還，又問，愚云：『堂司缺人，以煩汝。』悅即歸堂，心恨大愚不為說，然信得愚及，終無異志。一日，入後架，忽桶箍爆散，乃大悟。走見愚，愚合掌曰：『維那！且喜大事了畢。』你輩且看，大愚曾與伊說三玄五位麼？一鏃三關麼？同源圓相，如訓詁家相似麼？其時雲峰悅也無一語吐露，也不喝，也不擎拳，也不豎指，也不打箇圓相，惟汗流遍體禮拜而退。你輩想望伊如是風采，還慚惶麼？你輩立志，果若有分，與古人相應，則山僧便是大愚，你要做雲峰悅也不難。若無如是氣概，我也不是大愚，你也不是雲峰悅，大家一場懨懶散去。」

門人崇己請上堂。舉：「興化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為唱導之師。』賓曰：『不入者保社。』化曰：『會了不入？不會不入？』賓曰：『總不與麼。』化打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饌飯一堂。』次日，興化自白椎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吃飯，即便出院。』」師云：「興化克賓，父慈子孝，玉線金針，

同死同生，光前絕後，豈常流所測？如今有般瞎漢，別作商量，帶累我先聖黑漆拄杖，有屈無伸。今日時節相應，不妨據款結案。」驀拈拄杖云：「出群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獅子兒。」卓一卓，下座。

滿華嚴會上堂。「有大經卷，在一微塵中，書取三千大千世界中事。有聰慧淨眼人，破此一塵，出大經卷，饒益一切。先聖恁麼道，可謂呼人於醉夢之中，恩大難酬。雖然，塵中無不有經，何待淨眼人始能出得？正如琴瑟箜篌，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以此可知，眾生日用自蔽妙明、背覺合塵者，大經卷不知埋沒多少時也。畢竟如何出得？從上老凍膿，或擊禪床，或豎拂子，道微塵破也，經卷出也，大似一盲引眾盲，狂犬吠風，馳求不息。山僧有道靈驗真言，奉勸諸人。如何是塵，退卻一步？如何是經，又退一步。只管退步，漸漸退到牛角尖裡，意趣絕、興味盡，忽然撞見本爺娘，道箇萬福，無事不畢。」

夜參。「汝等欲透此事，須發無師智始得。且無師智，如何發？試舉個樣子看。當初五祖演禪師云：『我者裡禪似個什麼？如人家會作賊。有一兒子，一日云：「我爺老後，我卻如何養家？須學箇事業始得。」遂白其爺。爺云：「好得。」一夜引至巨室，穿窬入宅開櫃，乃教兒子入其中取衣帛。兒纔入櫃，爺便閉卻，復鎖了，故於廳上扣打，令其家驚覺，乃先尋穿窬而去。其家人即時起來，點火燭之，知有賊，但已去了。其賊兒在櫃中，私自語云：「我爺何故如此？」正悶悶中，卻得一計，作鼠咬聲。其家遣婢點燈開櫃，櫃纔開了，賊兒聳身吹滅燈，推倒婢，走其家。趕至中路，賊兒忽見一井，乃推巨石投井中，其人卻於井中覓賊。兒直走歸家問爺，爺云：「你休說，你怎生得出？」兒具說上件意，爺云：「你恁麼儘做得。」』」師云：「你看他五祖老人垂箇方便，何等切實？何等明白？在當時靈源禪師稱他為天下第一宗師。者說話，汝輩在蔡林中無不見過，無不念過，但不知其問，微細要妙。山僧今晚不惜老婆，試為剖露。要知山僧就是賊爺。汝輩來此相聚，皆是賊子。問我：『如何是禪？如何是道？如何出生死？』就是賊兒問養家事業一般。山僧當頭一拶，汝輩透不得，總被關在櫃中了也。但問汝輩發憤求脫，還如賊兒恁麼急切一回也未？果若像伊恁麼急切，則無師智自然發露。如或未然，自是諸人不肯大死一回。雖云參究，皆是胡思亂想，只為在蔡林中逴得一言半句，將謂已解，問著便水漉漉地，只圖口快，既不能死去，又如何得有活路？殊不知此事須是絕後再甦，方名得活，非是如今弄虛瞞人，便自謂活也。所以我前日云：『活人不肯死，卻成死人。』便是者箇道理。大慧當時示眾亦常云：『直須啐地折、爆地斷始得。』苟活而不死者，此病世

醫拱手，總為無有如賊兒在櫃中念念求出底急切，所以不肯死。汝等須知，假如賊兒在櫃中，若不急切求脫，被人捉住送官，便無了性命。又當此時節，叫爺不得、叫娘不得，豈不悶死人？因共一悶悶死，所以絕處逢生，無師智便發者，便是賊爺為他處，正所謂父子上山，各自努力，又豈是別人教得底？蓋若當時賊爺有個死法，教道賊子必非活路，所謂與人實法土難消。然汝輩還知在山僧櫃中？若不能出，有許多利害麼？蓋若在山僧機下透脫不得，便出生死不得，他時後日無常殺鬼牛頭阿旁便當推汝向刀山劍樹上去也。其苦無量，豈賊兒到官方比？山僧豈是不肯直截提持？只為參禪有箇正因，有正因便有正信，有正信便有真正急切參情，有真正急切參情始有大悟。其或未然，因地不真，果招迂曲，逗到頭白齒豁，一事無成，莫怪參禪無靈驗也。」時有居士呈那吒太子頌，師云：「那吒即今在甚處？」士舉手云：「在者裡。」師云：「現身說法即不問，且道他析骨還父、析肉還母，者骨肉怎生析？」士無語。師云：「汝還在櫃中。參去。」

上堂。舉：「殃崛摩羅出家為沙門，因持缽入城，至一長者家，值其婦產難，子母未分，長者云：『瞿曇弟子，汝為至聖，當有何法能免產難？』殃崛曰：『吾乍入道，未知此法，當去問佛，卻來相報。』遽返白佛，具陳上事。佛告曰：『汝速去說：「我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往告，其婦聞之，當時分娩。」師云：「者則公案流落叢林，多少人透不過。後來大慧問湛堂，湛堂曰：『我為你說個方便，只如殃崛傳長者語，未到世尊所，其家生下兒子，如何？傳世尊語，未到長者家，其婦生下兒子，又如何？』」師又云：「世尊與湛堂，垂箇方便，可謂刀刀見血。有者淪乎情解，別作商量。山僧今日作得一平實頌，舉似諸人。佛祖共傳賢聖法，真明一點破重昏。而今得力知誰是？各願家門有子孫。」下座。

舉岫首座、湛西堂秉拂小參。「欲明恁麼事，須是恁麼人。若是恁麼人，必明恁麼事。昔達磨大師觀震旦國中多大乘氣象，特特航海而至，六代傳衣，是後二支挺秀，五宗傑出，各稟師資，互相酬唱，所以眉間挂劍，血濺梵天。大慧首眾于雲居，無問無荅，怕爛卻那？西堂鑒賞于百丈，時節若至，其理自彰。敢白大眾，同為鼓舞。」

解制小參。「今晚解制之期，諸大士遠來，無可供養，聊舉個古頌。龐居士道『十方同聚會』，緇素分明。『個個學無為』，彼既丈夫我亦爾。『此是選佛場』，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心空及第歸』，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大眾！山僧如此注腳，已為汝等慶賞了也。且如何是慶賞底意？記得教中有兩句語，那兩

句斟？『心生大歡喜，自知當作』，只是下面一個字，山僧續不來，請大眾續看。」時岫西堂出云：「賊！」師呵呵大笑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山僧將《法華經》抖亂，罪過不少。」便歸方丈。

病起上堂。「山僧病百來日，不曾與大眾說一元字腳，汝等還知真實相為麼？癡兒刻意止啼錢。」便下座。

佛誕，眾頭首預入方丈，白云：「來日浴佛，請和尚上堂。」師即拽杖上殿，眾罔措。師云：「恁麼上堂，還信得及麼？若信不及，大家散去。」眾散，師乃說偈云：「尋常請上堂，看我口皮動。今日真上堂，眼目各定動。一隊癡禪和，那堪作佛種？雖然如是，三十年後悟去也不定。」

師上堂，有一犬吠，僧打趁之，師云：「莫趁他。」遂拈一偈云：「犬子吠一聲，祖意太分明，不要將他打，此道出常情。」

蘇州善慶菴齋王韓雲文學請示眾。「昨日重陽節，東籬開菊花，山僧來此菴，秋氣何乃佳？庭前蔬架倒，空裡雁行斜，人境俱相稱，今古法無差。所以情與非情，無過一道，佛僧凡聖，無過一號，生死夢幻，無過一了。且如何是了底消息？百味珍饈，無過一飽。」

毘盧菴茶筵，周貞可文學請行茶令示眾。師舉茶甌云：「酒令易行，茶令難行。酒令人醉，茶令人醒。你請我說，我說你聽，說聽分明。且道是個甚麼？世間好語不可說盡。」

冬夜小參。舉：「僧問疏山：『如何是冬來意？』山云：『京師出大黃。』若有問山僧：『如何是冬來意？』只向道：『興化蓮殼好種火。』諸人若作世諦流布，佛法未夢見在；更作佛法商量，千里萬里。畢竟如何？須知遠煙浪，別有好商量。」

示眾。「欲行千里，一步為初。你諸新戒，明日入城，持缽搭著新法衣，各須仔細。昔有僧托缽至長者家，被狗咬，長者問云：『龍披一縷，金翅不敢正視。上人全披法服，因甚卻被狗咬？』其僧無對。汝等須知，若被狗咬，做菩薩底還可忍。設若又有居士又恁麼問，你諸人如何轉身？山僧只得預教你箇轉身句。若問將來，便合掌向居士云：『謝布施。』」

破山寺告香普說。「佛法不怕爛卻，去聖時遙，人根不利。親師儀式，百丈古規，年來喪盡。參學人雖則東走西走，鬧叢叢地，佛法究竟不得現前。秖如今日為甚告香？要知香是淨物，其氣可以上達，故世間禱天地、事神明，無不拈此表敬。然所告何事？蓋為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兩座疑關一段苦情，要山僧為汝開豁。因甚又教汝向護法伽藍前立大誓願？蓋為現前雖具此信，恐將來遇不如意境界，即便退失初心。人而恆不可以作巫醫，何況佛祖大法。先佛於因地中發心救拔眾生，無不先立誓願。後若違背，自己捫

心，豈非欺誑佛祖？所以山僧以此堅固汝因心，扶持汝初志，又命汝再告伽藍，保護汝期中入法無障。何謂障？非是正要參禪打一場熱病是障，又非著一境界發一顛狂是障。汝若大事未明，在外受辛受苦，受淡受薄，有好父兄、好師長、好眷屬，聞得見得，惜你護你，勸你莫在外住，此即是障。又或檀越見你修行，造一靜室，請汝供養汝，道業未辦，一沾此微小因緣，即便忘卻此生死大事，豈不是障？又在叢林遇無志明侶，與汝結道友商住靜，何處山好看？何處叢林豐裕無坡出，常得安逸？如是好情款、好境界，無不是障。汝等若能一一遠離得，剔起眉毛，孜孜矻矻。莫見山僧和顏悅色，好言好語，便道和尚慈悲，見山僧拈條棒斥逐人呵罵人，便道如夜叉羅剎難于親近。不見汾陽示眾云：『汾陽門下有西河獅子，當門踞坐，但有來者，即便咬殺。有何方便入得汾陽門，得見汾陽人？若見汾陽人，堪與佛祖為師；不見汾陽人，盡是立地死漢。』」

再住破山。師云：「明日開爐，今日普說。當初釋迦老子在法華會上說，十方三世諸佛皆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于世。此一大事，在諸佛甚是圓滿，諸人也不曾欠缺在。諸佛甚是靈明，諸人也不曾遮蔽。此便是普說底意。所以差別者何？記得黃面老子在雪山頂上，嘆曰：『奇哉！奇哉！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且如何是妄想？但忘卻此一大事，觸處茫然，所作所為皆妄想也。縱然位至君侯，最為榮貴，皆是生死邊事。所以諸佛興慈運悲，出世來提持你，使你知有此大事，不做眾生。然此妄想無始以來綿結牢固，即使巨靈神斧子亦斬不開，天大將軍亦難下手，只在當人憤發，起猛利念頭，自省自愧。既此一大事，我與諸佛無殊，如何讓他做佛，我做眾生？讓他人成聖成賢，而我甘處凡愚下劣？有此一念，歷劫妄想便可消融，便是生死海中轉頭時節。既能轉頭，又要尊師重法。古來學人遇見知識，生難遭想，如在極大無邊江海，無所棲泊，遇一智人引你到岸，在你心中必將此人以為奇特。又如暗夜處在長途，前路茫茫，不知去向，有一好人將明燈指點炤燭你，你豈不感激他？親近知識作如是念，佛法便容易入，生死便容易了。又如何是普說底意？若空聽我一人播兩片皮，你諸人側著雙耳隨聲逐響，有甚了期？須向言下徹去？香嚴老子云：『語是誑，寂是謗，語默向上有事在。』既語不得，默不得，如何是向上事？」作禮三拜，歸堂掛搭。

結制。師云：「塵劫來事，盡在而今，而今若會得，便見塵劫以來，未嘗移易。九十日也如是，九十生也如是，九十劫也如是。而今若不會，何止九十日？九十歲也是虛生浪死，九十生也是虛生浪死，九十劫也是虛生浪死。只恁麼虛生浪死，將去到甚時結束？今

日結制，諸人安單進堂，各各歡喜，缽盂也搬進去，經書也搬進去，包裹也搬進去，草鞋也搬進去。到明日，嘴盧都地自謂參禪了。者箇只制得一身兩腳，不向外走。若論無量劫來攀緣妄想，何曾停歇？若能萬緣放下，單為本參，雖處三條椽下、七尺單前，如兜率天宮相似。山中淡薄，喫些薄粥，嚼些黃蘆，如美味醍醐相似。打起普梆出外來，搬柴運水，墾土掘地，見一束柴，見一桶水，如見佛祖相似，歡歡喜喜，不生厭倦。雖在堂外，何異堂中？誠能如是用心，如是純一，不知不覺，向無燈火處磕著露柱，直得血淋滿地，那時便是好消息也。珍重！」

除夕。師云：「一歲看看盡也，諸人衣線下事薦得也未？若少有薦得，自謂了事。頌不像頌、偈不像偈，只管人前搬出，也大好笑。此事雖無灣曲，然隨方就圓，各有要妙，非深蓄厚養到家人則不知。譬如做戲，本是尋常人，然粧生時要像生、粧丑時要像丑，唱時像個唱、走時像個走，轉身時像個轉身、下場時像個下場，纔成一本戲。所以做生要規行矩步，斯斯文文；若也鬼頭鬼腦，粗粗糙糙，便不像生了。做丑，要神頭鬼面，胡言漢語，看者發笑；若威威儀儀，死死板板，又不像丑了。乃至唱又不合腔，走又不如法，轉身又不活落。清江引是短曲，唱得長了；山坡羊是長曲，唱得短了，雖要成戲，那得成戲？豈不徒惹得人好笑？者是一種少有所見底，須索退步，密密地加參操履好。第二種未薦者，今夜在此聚頭喫茶，一年已盡，敘個歡情，衣線下事，別人不知，唯己自知。若覺茫無趣向，不可打尖本參，須念拋卻家鄉，離了父母，辭去師長，棄下徒眷，百里千里，受辛受苦，圖箇甚麼？當此時節，父母必念：我兒今夜在何處？不得見面，千思萬想。為師長者又念：我徒遠出，不知在何叢林過冬，未知長進不長進，不若回來安樂過年好，免得空喫苦惱。又有徒眾，在家雖不思量師長，你在外邊過了時節，未免反要思量他，彼此思量，實難放下。山僧如此說，你莫錯會，不是教你因此思量急早回去，但回光自照，仔細思量，父母師徒難丟難捨，我盡丟了，走出外來，畢竟圖利甚麼？一年又過，道業未成，自然淚下，縱當喫茶笑語，定不隨流空過。不然，過了今夜，明日又增一歲，光陰似箭，能得多少？山僧替你著力不得，各自歸堂理會。」

示姑蘇雙塔湛初老禪

向上一路，不必遠求。老氏曰：「湛兮似或存，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世尊曰：「以湛合湛。」永嘉曰：「不離當處常湛然。」老師年踰耳順，求法殷勤如壯齡，處此閒房真阿蘭若，早上

燒香禮佛，夜間趺坐安禪，舉起自看此湛，最初從何而有？百年後何處安頓？即今日用動靜，折旋俯仰，承湛字力？不承湛字力？二六時中切切提撕，不必著忙，亦不可放過，一步一步行將去、信將去、參將去、緊將去，忽然工夫到參力盡，便自看破此湛字是一切佛祖根本，橫也是湛、豎也是湛，左也是湛、右也是湛，生也是湛，死也是湛然。且于湛字上，一切佛生、凡聖、生死涅槃了不可得，不妨連者湛字，一腳踢開，拍手一笑，大事了畢。

示劉道人

道人生于富貴之家而不戀著，能出家清修為佛弟子者，夙具善根也。然常帶病者，必有夙業未化。要消此業，從今日直至成佛，發大誓願，一切眾生當以慈悲心憐憫之、救度之，誓不加害，則夙業自冰消瓦解，世世得長壽無病矣。既具善根，此生不可錯過，當入正修行路。昔有一僧問善知識：「寒暑到來，如何迴避？」知識荅云：「何不向無寒暑處去？」僧又問：「如何是無寒暑處？」知識又荅云：「寒時寒殺你，熱時熱殺你。」前日未立秋時大熱，道人必知之矣。入秋稍涼，道人亦知。若要了生脫死，當正在寒熱時參究無寒暑處，念念不忘，忽然會得，便知你身本具金剛之體，火不能燒、水不能漂，一切病自然不生，即入成佛作祖正修行路矣。

示蔣氏檀越

新歲承攜香饌及所製果物，極其精潔，知來意之誠，更惠法衣雷葛，山僧何德消受端坐受供？願施主常安常樂而已。參禪一事，要得親切受用，不在多言多語多問人，只在一念信得及，將一則話頭，行也提撕、坐也提撕，因緣成熟，便自會得也。宋時魏公張浚之，母計氏，封秦國夫人，號法真。年高信佛，日誦《華嚴》，因徑山大慧禪師遣僧至，彼問徑山：「和尚尋常如何示人？」僧曰：「和尚常舉竹篦示眾云：『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畢竟喚作甚麼？』」真便致疑參究。一日會得，歡喜作偈云：「日日誦經文，猶如識故人。莫言頻有礙，一舉一回新。」此便是現女人身居家參禪得力樣子。前已對令婿言之，想述于耳根也。此話頭喫緊處，全在畢竟喚作甚麼？畢竟要討個分曉，不分曉時，只管參去，勿生厭悶，不可退步，愈不分曉，愈覺厭悶，愈乃得力。一旦發明，始信諸佛諸祖無誑語也。人生百歲，倏忽便過，趁色力強健，于本來面目討個下落是便宜，處世間事難得稱意，今既有子有孫，家事粗過，身又尊貴，可不慶幸？又知信佛，六根聰利，此莫非夙

生從修福修慧中來，當培養此種子，成佛出世，不離此也。俗謂知足常足，世緣上可省心便省心。或有不如意處，當思世間貧窮困苦之人不如我者，何止千萬？常作此念，便知自家享福多矣。此念不忘，世味自淡。世味淡去，參情真切。參情真切，佛法便現前。佛法現前，二六時中便得大受用也。善惡二路，不言可知。古語云：「惡念既不生，善念常相續，諸波羅密門，一切自具足。」

示梵圭道人

道人名行潔，字之曰梵圭。《法華》云：「具足清白梵行之相。」道人志在參脩而出塵世，故以清淨無染示之也。若欲造無染之極致，當看曹溪六祖問南嶽讓：「甚麼物，恁麼來？」讓經六年，不能對。一日有省，詣祖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假脩證否？」讓曰：「修證則不無，染污即不得。」祖印曰：「此不染污，諸佛之所護念。」道人于此因緣，洞然知得落處，則與參學事相應，脫塵勞、悟本體，直下頓出生死。勉之，勉之！

禪淨玄旨

興化極樂禪院元旦淨侶雲集，師陞座云：「『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即神。』此是晉時肇法師語，若透得過，盡華藏世界香水海國土無不開現，盡十方微塵剎土諸佛無不現前。如未委悉，山僧且鋪文演義去也。東方有佛，號釋迦牟尼，眾所共知。西方有佛，號阿彌陀，亦眾所共知。阿彌陀佛世界，名為極樂，金繩寶網、地平如掌，種種嚴淨。釋迦佛世界名為娑婆，坑坎堆阜種種穢濁。又眾所共知。於東西二佛世界中間，有一國土，其名甚古。其國土中有佛，號龍種上尊王。其佛一日從禪定起，顧視東西二佛，見苦樂異相，起平等慈，遂命神足二侍者遙請二佛，致詞曰：『龍種上尊王佛，問訊世尊，願不動蓮華座，暫枉敝國議大法事。』於是二佛於剎那頃，從東西來，無量菩薩與俱到龍種上尊王佛所，相訊已畢，品字而坐。其諸菩薩繞佛三匝，一面坐定。爾時，龍種上尊王佛向阿彌陀佛言：『大德！我聞諸佛斷二死證三身，咸有四德，所謂真常、真樂、真我、真淨。既是常樂，無有不樂。今大德世界，種種莊嚴、種種受用、種種安樂。釋迦牟尼大德，雖證佛果，處于娑婆，種種不堪，久受勤苦。今我欲請大德暫往娑婆，共出隻手，贊助釋迦，教化眾生。汝意云何？』彌陀如來聞是語已，合掌白言：『世尊慈命，自當承敬。有意用白：我未成佛，先有大願，願成佛時，不居穢土。立此淨願，後脩淨業，淨業

既滿，理當受樂，無退轉理。譬如東佛釋迦牟尼，雖成佛果，定業不化，復受金鎗馬麥之報，無有避處。今我定業是淨是善，當受安樂之報，亦無有避處。世尊亦猶眾生，善根純熟，福報天中，應受諸天上妙之樂，天壽甚長。若或強使隨于人中，眼視惡色，耳聞惡聲，種種逼惱，不及百歲受凶短折報，無有是處。』龍種上尊王佛言：『大願如山，莫可搖撼；淨願如海，未可蠡測。大德我則不敢強矣。然大德國中所有眾生久受安樂，譬若大家子弟，不知稼穡艱難，恒自嬉戲，驕奢日縱，將無退墮？汝可使往娑婆世界，見彼苦相，則加奮勵，樂居淨國。』時彌陀佛復白龍種上尊王佛言：『善哉！世尊！慈念眾生一何切至。然我國眾生。眼樂見蓮花之色，耳願聽蓮花之音，鼻願聞蓮花之香，舌願嘗蓮花之味，身願受蓮花之觸，意常念蓮花之法，眾善成就，解脫塵勞。世尊！如是之人，使往娑婆，譬有子弟，在親膝下，起敬起孝，愉色婉容，誦詩讀書，溫良恭儉，無有小過。一旦驅諸罟擭陷阱，其誰忍之？世尊！此諸眾生，皆是吾子，父子異居，世無是事。忽有外人無故驅遣，使彼遠離桑梓，不念天倫，他鄉飄泊，得不傷慈？』龍種上尊王佛言：『善哉！善哉！仁念眾生乃如是乎！我當再設方便。』遂轉金色之身，向釋迦佛言：『佛具大慈，能與眾生樂；佛具大悲，能拔眾生苦；佛具神力，能移此世界眾生，至彼世界。維摩詰經言：「解脫菩薩斷取妙喜佛世界，如陶家輪，其小菩薩不覺不知。」菩薩尚爾，況佛神力。仁者何不移此娑婆眾生，置極樂國土，使彼離苦得樂？』釋迦牟尼佛遂合掌白言：『世尊！是眾生咎，非我過謬。此諸眾生，剛強難化，不受善言，狠戾自用。我與彌陀如來常攝受之，誘彼舍離苦處。彼曾不念佛法深恩，排佛謗佛，嫉法破僧，墮于惡道，備受楚毒。承佛力故，出生人中，又復迷倒，往業未消，新殃復造。世尊！定業莫避，以苦為家，非佛無慈，不授彼樂。世尊！正如世德之家，生下子弟，不守家訓，不遵王憲，恃勢凌人，干名犯分，繫閉牢獄。其諸長上，難于坐視，親面有司，釋其重苦，攜之歸家，坐彼華堂，館之美囿，習以詩禮，對之聖賢。惡習深故，口嘗上膳，謂是毒藥；身衣名服，謂多針刺。尋復舍去。世尊！如是子弟，違背其父，作諸不善，衣冠之侶，見為仇讎，胥靡之夫，交為知己，跼蹐泥塗，蓬頭垢面，自以為得。其父見之，惟有嗚咽懊惱，無如之何！非父不憐子，奈子不認父，招之不歸，甘為不肖。世尊！諸佛樂土，譬諸王家，胥靡之人，如何可至？況在縲紲，縱作方便，提獎乘遊，業力重故，變樂為苦。世尊！爰居之鳥，祀以太牢，樂之鐘鼓，非其分故，戢翼戰懼，有頃而死。世尊！震旦國中關山所產，名橄欖果，其國中鐘鼎之家，無不置口以為佳味。彼僻壤翁，生平未見，有授之者，入口便擲，以為罔己。

世尊！濁世眾生勉之淨土，亦復如是，非彼所樂，疾走而去，反咎提攜。』爾時，龍種上尊王佛聞釋迦佛如是語已，勃然變乎色，乃云：『如是眾生何不速棄舍之？仁者卻生與同生、死與同死，空自勤勞，於事無益。』釋迦牟尼佛復白龍種上尊王佛言：『世尊！諸佛慈念，非世間比。父母念兒慈止一世，佛念眾生慈心無盡，盡未來劫，無少間斷。設有眾生，無少善根，造作極惡，又無善友警誡，縱其所為，豈不愈沉愈溺？我之所以恆處娑婆者，為此故也。彼雖不善，而我常相隨逐，設諸方便，啟其善因。譬若父母隨不肖兒，耳提面命，冀其遷善。若不如是，淪溺苦趣，永無出期。』龍種上尊王佛言：『是等眾生，譬若狂象，不痛下鉤錐，必不調伏。又如劣馬，不重加鞭撻，必不馴良。仁者為是眾生出生入死，忍受諸苦，非止一劫。我心甚念，今請仁者暫遊西方，少受安樂，此等眾生不須救護，聽其受苦，苦到極時，道心自生，無勞懷念。』釋迦牟尼佛言：『善哉！世尊！深蒙慰諭，授我樂土。然我娑婆，樂土宛然，無時不樂，無時不淨，是名常樂，亦名常淨。所有莊嚴與極樂國無二無別。』龍種上尊王佛言：『娑婆國土名為堪忍，穢惡充滿，如何仁者別見淨土？將非妄語，過自誇矜？』釋迦牟尼佛言：『世尊！此義甚深，願申譬喻。提婆達多因謗我故，墮在地獄，受三禪天樂。地獄有樂，何況界外；凡夫有樂，何況佛乎？所以法無定相，土無定穢，隨人所見。世尊！譬如大龍降澍大雨，總是一雨，自天見之，則為簫笛、管絃；修羅見之，則為刀杖；世人見之，則為是雨。世尊！又如一水，龍見則為窟宅，餓鬼見之則為膿血，人見是水。世尊！又如諸天共寶器食，福有厚薄，所見飯色有異。我之國土例是可思。世尊！我昔在逝多林，現種種功德、種種神變，與普賢等諸大菩薩說菩薩行，而大德聲聞，杜視聽於嘉會。我身具九十七種大人相，有無盡身雲圍繞，而彼獨見丈六老比丘相，圓光一尋。世尊！凡夫、二乘為業力智力所限，不見淨土。我此娑婆，實即淨土，誠非妄語，以誑世尊。』龍種上尊王佛言：『此義甚深，難解難入。若無人證明，眾生少智，疑而不信。今此會中，誰能證之？』作是語已，三佛默然而坐。佛威神故，無量菩薩亦各默然。時持地菩薩從地湧出，頭面禮佛，向龍種上尊王佛合掌白言：『世尊！我在下方，聞釋迦牟尼所說法音，特來聽受。世尊釋迦牟尼佛所言常居淨土，是真語、實語、不誑語、不異語。何以故？世尊！如其心平，一切世界俱平；如其心淨，一切世界俱淨。凡夫穢濁，不見釋迦如來淨土，非釋迦如來無淨土而居濁惡世也。釋迦如來實有淨土，凡夫不見。』龍種上尊王佛言：『善哉持地！汝成佛因，從平地來，以平地故，乃知心地。我今再問，汝當再荅。釋迦如來，既居淨土，何不引人生己淨土，特讚西方，令人

發願得往生耶？』持地菩薩言：『世尊！諸佛方便，多諸善巧，以娑婆眾生與佛同居，自眼穢濁，不信佛淨，所以釋迦復讚彌陀，令其遙生眷慕世尊。俗諺有云：「遠來僧，好看經。」人情如是。世尊！又如弟子近善知識，日久歲深，心不入道，云：「善知識！日用飲食，與彼無二，有何所長？」苦切教誡，謂是罵詈；惱怒杖朴，謂是無明。如是弟子雖常隨侍，知識境界咸無所知。復有知識，教化他方，此方弟子聞即歡喜，即作是念：「彼善知識所居必莊嚴，所示必明顯，我當俶裝，往得法利。」於是弟子隨念而往，厭故悅新，志氣加奮，大生渴仰，以其奮發故，便得法利。得法利已，思先知識，所有垂示，悉得解了。始知初時，自無智眼，不識明師，指示方便，今始知之，先後無二，自生慚愧。世尊！釋迦、彌陀，娑婆、極樂，亦猶是也，實無二相。諸佛方便於一淨土分說淨穢，智者了達不生二相。』龍種上尊王佛聞持地菩薩如上語已，讚言：『善哉！善哉！大士！汝之辯才，近于佛慧，善說法要。上來所言，心淨土淨，心平地平，是決定義，是決定法。末世眾生樂見釋迦佛淨土，有何方便令彼易入？亦用持名乎？發願乎？淨念相繼乎？』於是持地菩薩舉《華嚴經》偈曰：『「若人欲識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及諸取，令心所向皆無礙。」世尊！此四句偈，若有受持與之相應，即得見釋迦如來淨土。世尊！諸佛境界，無有不淨。若有眾生自淨其心，于一切時不起妄念，所有六根、六塵、六識一時放下，心無所著，則如虛空所向無礙，何有東西遠近之分？亦無苦樂淨穢之異。世尊！如水投水無隔礙相，似空合空無彼此相，以淨合淨亦復如是，無同異相。世尊！凡夫之心，與佛無異，廣大充滿真如虛空，普遍國土。以其見小，于一塵一法而生取著，心亦隨小。又凡夫認心于身中，外道執我於色內，邪見迭興諸妄競作，淨妙國土翻成惡境，可悲！可憫！釋迦如來無如之何。』龍種上尊王佛言：『仁者！釋迦如來淨土，果能如極樂種種莊嚴也乎？』持地菩薩言：『世尊！我聞釋迦如來在耆闍崛山說法華經，欲開多寶佛塔，爾時娑婆世界即變清淨，無有土山、黑山及目真鄰陀山等諸山，坑坎堆阜，非地平如掌乎？皆以琉璃為地，金繩、寶網、寶樹、寶衣而為莊嚴，非與西方極樂無異乎？又移諸天人置于他土，且無天人之跡，豈但無惡道之名乎？以此證知，釋迦如來淨土與西方淨土，所有莊嚴無二無別，狹劣眾生業障所覆，謂言不見。世尊！譬如輪王，七寶必具，佛大法王，國土必淨；國土不淨，必不成佛，七寶不具，不名輪王。以是當知，佛國必淨。』龍種上尊王佛言：『善男子！以我觀之，彌陀願力差勝釋迦，此必淨意，彼但發願，即可往生。』持地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此間有人眷戀闐闐，聞有人言：「天台雁宕有佳山水。」每作是言：

「我願往遊。」是人心中，但作是想，彼佳山水能到否耶？』龍種上尊王佛言：『是人願遊，彼住山人即能招去。』持地菩薩白言：『世尊！彼住山人，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彼闐闐者，薰灼紛譁，沉酣利祿。彼住山人，憫之招之，固其願也。然而是闐闐人，終悅紛譁。佳山佳水，待彼來遊，豈不遲耶？世尊！山水為譬，彼淨意者，例如發足；彼願往者，但是作想。是故世尊！彌陀如來淨土，稱名發願，遠期往生；釋迦文佛淨土，其心一淨，淨土隨現。二佛化法，小異大同，未宜優劣。釋迦如來夙有讓德，故稱西方。』於是龍種上尊王佛讚釋迦牟尼佛言：『奇哉！奇哉！釋迦牟尼世尊乃能隱其無量自在神力，不自稱許，獨揚西方，可敬可仰。』遂囑持地菩薩言：『善男子！汝非久植德本，親近諸佛，莫能論是深奧法義。善男子！汝當將雜華四句偈，流通娑婆，贊助釋迦，令諸眾生識佛境界，無令斷絕。若遇眾生，隨其根機，願生極樂淨土，可；願見娑婆淨土，可；謂彌陀淨土不異釋迦淨土，可；謂彌陀佛即是釋迦佛，可；謂自己廣大之心，心外無法，惟心淨土，可。又謂自己廣大之心，即是釋迦佛心，即是彌陀佛心，無不可者，但勗其實念實淨實悟實證，無事空言可爾。』時持地菩薩合掌曲躬向龍種上尊王佛言：『敬受慈敕。』繞佛三匝，作禮而去。大眾！龍種上尊王佛既議大法事已，與東西二佛無量菩薩各還本國，忽然不現。獨山僧在此座子上，與肇法師眉毛厮結，原始要終，不可放過，明眼人前再為評唱。只如道遠乎哉？觸事而真。道肇法師不識佛境界，得麼聖遠乎哉？體之即神，道肇法師不見佛，得麼？進而論之，肇法師但說即事而真，未曾說是佛境界、不是佛境界；但說體之即神，未曾說神是何神，料非鬼神之神。到者裡還有判斷得者麼？試道看肇公所指是經耶？論耶？禪耶？淨耶、東耶、西耶？佛耶？非佛耶？咄咄！葛藤太多，臨濟大師來，難免三十拄杖。」

牧雲和尚七會餘錄卷一(終)

牧雲和尚七會餘錄卷之二

姑蘇西華山秀峰寺門人(行瑋)等編

室中語要

師云：「山僧此間禪，不用你低頭思量，只要眼親手快，直下薦去。古人云：『舉不顧，即差誤。擬思量，何劫悟？』大慧云：『此事若向事上覷即疾，向意根下卜度則遲。』設若道一總不會，且問你：忽若內逼時便走，是會不會？報鐘響便起單著衣，是會不會？自諦審看！當此時節，佛眼也覷不見，極是現成，何不便恁麼承當去？多少省力。」

師云：「大凡學地人自治不暇，在眾須理會己躬事，當心無異緣，慎勿三三兩兩聚頭商量，自己黑漫漫地，又妄教人如何參，如何看，如何疑？又謂某人語是、某人語非，此最是惡口。」

師云：「兄弟家既來參禪，禪無定相，不可自己先執了一見，須是放下從前解會，如初生嬰兒，禪道、佛法一總不理會，但時中憒然見師家發一言，示一機，便急著眼，此則不定時節，便有相應。若雖隨著師家，純用自己執見作功，如甚麼相似？正如人家學生子要學舉業，從了先生，將經旨從頭指點。學生不理會，雖聽先生說了，卻道者經旨難解難入，背地裡卻將山歌曲本小說逐日去看，自謂容易領覽。你道此學生子要做秀才得也未？中選也未？莫道中選，情知做秀才也無分。選佛亦如是，既到者裡，聽者大爐鞴中煆煉，夙有靈骨底一捱一拶，自然築著磕著，原其初志，全在無一絲頭知解為礙，故得容易入門也。所以云：『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

師云：「參禪人須具正見，不可作外道見解。何故？即如而今人不肯修行底，日用隨聲逐色，業識茫茫，同不必論。出來參學，聞知識開示個本來人，即便執四大五蘊中有個本來人，此便是外道見了。且未嘗見得本來人如何面目，即便計四大是有壞底、本來人是無壞底，四大是假底、本來人是真底，四大不能動用、本來人能動轉四大，此病莫道新學菩薩，即久在叢林，十箇有五雙如是。殊不知執真底不壞底，即是常見；執假底壞底，即是斷見。斷常二見蘊於胸次，即是生死根本。此見不消，要出生死又何能得？所以永嘉云：『修行恐落斷常坑。』又有底畢竟要見此本來人，逐日捫空捕影，撐眉努目，如渴鹿趁陽燄，走到老死，本來人畢竟無你獲處。你若要去此等見解、此等病痛，須向大棒下討箇倒斷，則佛病、祖

病、禪病、生死病，四百四苦病、八萬四千毛病，乃至外道家種種惡見，自無地可寄，方纔胸次得安樂。」
師云：「今時兄弟例皆務有得說，見問一句，不原問旨，即儱侗荅一句，或一喝便走，自謂當機直截，殊不知賺了也。所以當時老東山云：『我者裡不比諸方，要你擎拳豎指、拂袖便行、下咄下喝。秖要一言下道得諦常，便是汝見處。』蓋亦變董通途，因病發藥，正治杜撰影響之流。」
師云：「大凡師家垂問，要在驗人端的。你若端的了，出語自然中節；若未中節，其病在自己見處未真。譬如堪輿家定風水相似，看山勢從何處來，到此盤結，青龍白虎、主山案山、下沙水口，雖則種種相稱，像個堂局，未為得真氣脈。要得真氣脈，全在一點真穴上。若是具眼底，一點便著，則左右皆吉；點穴若錯，則主山好也無用，照山好也無用，青龍也無用，白虎也無用。下語亦復如是，不點著正脈，儘你作聰明、逞伎倆，尖新奇巧，總無交涉。若是有志之士，自不東尋西湊，直須慎重，不將放過，時時退步，絕卻閒想，向命脈上理會清楚。然後一語清則語語清，一問了則問問了，縱然無語亦自分明。其間湊來底，有語是、有語不是，細勘之不惟不是處不是，即其是處亦是偶爾成文，彷彿蹈襲，只為支吾得一轉兩轉，即便自謂了事，其實腳跟下正未穩在，所以胸中有時不疑，又有時疑；有處透得，又有處透不得。恍恍惚惚，隨語生解。此病若不自肯退步知非，重新發憤，討個倒斷，縱千佛出世亦救不得。」
師云：「昔雲長公辭孟德，曹公以義聽其行，所經歷五關皆衝突而過，五關之將鮮有能阻遏者。今衲子相從於此，尋常非不放行，偶拈片瓦礫向面前，渠便礙腳，何況五關耶？」
師一日云：「死生縛三塗果人，知必根惡業故。居恒見質直樸愿者，必稱曰：『若是人者，生無惡，死不入地獄矣。』正不知所見未正，生死之輪正未息也。見之不正，獲苦甚於他業。《楞嚴》云：『如行路人，往來相見。』見不正者，謂身見諸邪見也。故為善人易，無諸身見難。修學人其可不知耶？」
師一日問禪者云：「教中何以名實相？」禪者云：「實相者，離相之謂。」師云：「實相者，乃法性也。法性即性空，性空即緣會，緣會即諸法，故不可言實相離相，不若云諸相非相，則實相明矣。今時衲子心識麤淺，往往說全體現、說覿面不識。及徵驗之，皆未了性空緣會之旨，謬執諸相即實相，與佛祖意便霄壤相隔，以其未消聲色翳障，所謂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也。又有者，向諸相之外認實相。嗚呼！堅執世相，自謂證聖，凡夫而號帝王也。離相求真，自謂得法，外道而迷斷常也。古尊宿云：『老僧三十年未得個入

處，見山是山，見水是水；中間得個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直至而今，見山依舊是山，見水依舊是水。』談世間相常住者，必如古宿，其庶幾乎？」

師一晚云：「近來士大夫亦有留心宗乘，將此事為奇特。然此事實是奇特，但到家人不作此想。譬若有人平時未嘗出戶，所見自眇。或者攜之登泰山，及其巔，遂得大觀，四望寥廓，不免生奇異想。及乎久處習視，則為尋常，自忘其所履之高矣。如我禾中無山，望不及遠，登虎丘可見金閶人物，虞山百里髻髮相對；登穹窿，殆見姑蘇一境，虎丘諸山皆出其下；登金焦則見大江滔滔西來，以其無蔽，南北郡縣皆在指顧，豈不為曠且遠乎？雖然，若將方泰山所見，自當一笑。先佛教門蓋有無量，自淺之深，約為三乘，小根得其淺、大根得其深，深者自深、淺者自淺，淺不知淺者，智眼不同，所見亦異也。語其異小者淺者求至佛地，窮劫尚不能得。達磨直指人心立地成佛，豈不直捷？令衲子輩不知法有淺深，往往以佛祖明心見性，配合外典，不知彼所說心性尚不類佛法之淺者小者，合之同之，正猶一旦升泰山之頂，自不知所履之高。聞有人云：『金焦之高若此。』信之。有人云：『穹窿之高亦若此。』又信之。更有給之者云：『虎丘之高亦類此。』皆信而不辨。何故？以足跡未嘗稍經虎丘諸山也。必行遠自邇、升高自平，然後知虎丘不若泰山、泰山之不類虎丘。古尊宿如百丈、南泉、黃檗、臨濟、南陽大珠，皆知淺深、辨同異之士也。衲子當法之，或有所得，慎勿以小見為足，大心自忽，小者進、大者降，得其宗、究其諦，考其異同、挹其淺深，則知宗乘之實為高出，三乘進趣皆在下矣。彈指而超，豎指而悟，欲不名奇特，不可得也。又常分也，不可稱奇特；未領悟者，不得不為奇特。」

書

荅崑山諸千如居士

自登銅井與木石居，跫然足音罕聞也。每念足下托在道炤，故不以紙墨通殷勤。來諭，向日參禪，今原讀書，聊盡秀才本分。山野道好，足下還見此本分麼？出生廣大，步驟闊略，在天同天、在人同人，在僧同僧、在俗同俗，湊泊無路、退避無門，非世出世間法，而不礙世出世間法。張拙秀才云：「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花」是也。曹溪云：「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是也。老龐云：「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是也。足下驀忽與之相應，則知參禪不出此本分、讀書史也不出此本分，在家不出此本分、出家也

不出此本分。出家不出此本分，做僧家也得，在家不出此本分，做俗漢也得。做俗漢也得，處俗而不著俗相；做僧家也得，居僧而不著僧相。夫然後貴也得而不著貴相，賤也得而不著賤相，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以故從上大力量漢，現宰官身為如來使，致君澤民，提挈同類，透脫生死，不生取舍情，不立人我見，不作奇特想，不起平常解，靡不承此本分威光而已。所以云：「要明恁麼事，須是恁麼人。若是恁麼人，必明恁麼事。」纔說恁麼，則水流山峙也恁麼。日上月下也恁麼，魚躍鳶飛也恁麼，鶴長鳧短也恁麼，即釋迦老子出世坐菩提場，四十九年橫說豎說，嚇人嚇鬼也恁麼。末後拈花示眾，帶累金色頭陀裂破面皮也恁麼。乃至從古至今，天下宗師喚鐘作甕，高揮大抹，落艸求人也恁麼。諸大白衣與曲彔床上老凍膿，激揚鏗鏘，建立法幢也恁麼。足下不可不恁麼。故讀書時，可即讀書時究本分，不必舍讀書而學佛，學佛時，可即學佛時究本分，不必礙學佛而讀書，但取舍計較之念一萌，本分遂不隔而隔矣。然則如何得不隔去？樹凋葉落，體露金風，面目分明，切忌自家諱卻。

雲門云：「此事若在言語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跛腳阿師大似病後驗方。」藥山云：「若也無言啟蒙，何名達者？我今為汝說者個語，顯無語底。」大小藥山誘人犯法。永嘉云：「默時說，說時默。大施門開無壅塞，合水和泥不是好手。」香嚴云：「語是誑，寂是謗，語默向上有事在。」久嚮香嚴，原來偷心未息。此四古錐，雖則老婆心切，簡點將來，總在葛藤裏舒縮，且道那個親？

示葛瑞五居士

此門中事，非猛利心不入，非沉潛心不大。古人所謂以無學之學，朝宗百川，正以一川有一川之名字，一川有一川之淺深。彼川非此川，此川非彼川，及乎到海，則同一味，失其本相。此不為淺，彼不為深，此即彼也，彼即此也。雖然，觀乎海者則若是，未見乎海淺深之脈、長短之相，如何能同？以彼但見乎此川，未見彼川，但見乎一川，殊未窮百川，況能窮海乎？三乘十二分，淺深之脈也；諸子百家，長短之相也。此亦言心，彼亦言心；此而論性，彼亦論性；此而談理，彼亦談理。各見其所至涯量耳。得源頭者，能此還此、彼還彼，長還其長、短還其短，淺深還其淺深，不被百川之所瞞忽。若轉其局面，則又一相一味，無敢立異同於其間。所謂操縱在我，我為法王，於法自在。佛說三乘之教，皆出世法也。舍此皆為世間之教。而三乘皆稱為聖人，以其超出界外也。齋中無事，當以此討究之，則知達磨一宗尊且貴矣。

示葉嶽心居士

用世人要實世相，若看世相不實，則不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出世人要空世相，若看世相不空，則不能置身于塵勞之外。不壞世相而又能出染，不著世相而又能利生，唯佛耳。然善學柳下惠，當先學魯男子。要學佛不著此岸、不住彼岸，當先看世間皆如影響，亦是學老龐第一論頭。看渠當時傾萬金于湘江，賣箍籬過日，何等手段？今既在此道，不擔荷，非丈夫也。既擔荷，便以聖賢自居，便有援溺之任、同事之攝。若欲行此道而不能化自以解脫、化他解脫，人將疑之矣。以道自任，不使人信而使人疑，不亦失夫善化之術乎！倘己心得而躬行，山僧為是瑣瑣，不妨贈金以黃。

示鄭子康居士

披來扎，知向法門著腳，實實為生死無常，出於至誠，非泛泛者流所比也。從上諸佛諸祖發心修行，不過如是。此入道之正因，第發心後，無論念佛參禪，但可信而參，未可信而解也。若落意解，不惟參禪不發正悟，即念佛一門，於誰字上未免強生節目矣。來云：「一而二，二而一，著衣吃飯非本身，著衣吃飯真本身」等語是也。古人云：「誰之一字？悟卻多少人？信而參者是也。誰之一字，誤卻多少人，信而解者是也。」故參禪一著，無論愚智，第一怕著一意見，若云此事必大英傑漢做者，我或不能，則自畫矣。古人所謂先推出一座須彌山障卻是也。今欲徑截理會，請收起如上葛藤，無論念佛誰不誰、那吒本身不本身，急急還我鄭子康居士面目來。快須著眼，切忌又打入理路去。口口聲聲究本身，只緣知解費追尋，儻能截斷閒言語，片骨塵毛解報恩。

示著書記

承當此事極難，其人從上師資相聚，切磋琢磨十年二十年者，心相體信，造就不凡，於大法能入閫奧，鏟去浮枝浮葉，直見根蒂，平日立心端端確確，處眾應事圓融分曉，不執不泥，相時知變，謙光退步，遠離熱鬧甘苦受淡，先聖一麻一麥為法求人，便是樣子。如意一柄，為住山本錢，不得輕易拈出，直須拋向壁角落頭，無人知處，從他生繡。年久月深，斑斑點點，古古樸樸，硬硬橛橛。遇著個漢冷地覷著，認為奇貨，便與當頭一擊，然後收拾拋向腦後，勿使狼籍。活卓卓地，使千聖亦摸索不著。古人得意之後，埋光鏟耀，一味信緣，或者老於丘壑，亦所不辭。今時流習，有一分之

長，便欲衒賣。此等裨販虎皮羊質，法所不取。古云：「紹隆佛祖，非為小事。諦審先宗，是何標格？」切須保秘，慎勿去心。

示修書記

豪傑之士，卓立世間，豈若庸庸瑣瑣空過一生，沒世而名不稱？必頂天立地，用世出世，務欲轟轟烈烈，出人一頭地，與聖賢佛祖聚頭磕膝，蒼生赤子同軀共命，收拾威音王已前一片田地，真知灼見，界限分明，契書牢固，直教現前，春生夏長，夜寐夙興，頭頭受用，森羅萬象，不礙眼光，大地山河，了無異相。忽若暫起佛見法見，便盡情掃向他方世界，何況玄妙情識，涕唾涎沫，又何足憑？尋常硬糾糾地，不與人爭長競短，一味退步，使一切人上覷下覷無處著眼，腳跟穩當，透到大休大歇，然後推己之餘，無論寶坊茅舍，點化一個半個，領取從前家業，使他如獅子王哮吼，百獸腦裂，生死塵勞自能一刀截斷。今時出家兒，儘有向上喜擔荷此事，要之所見不高、其識不遠，如蠅子蝸牛，一點粘涎便沾染著，名曰行化。明眼人從旁觀之，卻成笑具。不知到處逢人驀面欺，固衲僧本分當為事，唯其一念繫著聲名貨利，遂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流入逞伎倆猢猻隊中，別傳一宗，致不尊重。總圖得因緣豐裕，不過一時鬧熱門庭，開口吐氣，七銅八鐵，弄到頭來無些意味。夫子之道，予欲無言，然言以載道，於今不朽。佛祖之法，亦本無言。若又無言啟蒙，何名達者？設若言而昧昧，只可誑謊閭閻，要同釋迦夫子積厚流光，何能企及？公知見深穩，加復沉潛，資深逢源，三年不飛，飛即沖天，三年不鳴，鳴即驚人，乃古今大逢之士，步驟如是。今既敝屣世相，直入法地，相期負荷，以捍狂瀾。

答語

問：「大徹底人本脫生死，因甚命根不斷？」師云：「全承渠力。」「佛祖公案只是一個道理，因甚有明與不明？」師云：「古今榜樣。」「大修行人當遵佛行，因甚不守毘尼？」師云：「種穀不生豆。」「杲日當空，無所不炤，因甚被片雲遮卻？」師云：「切忌打失眼睛。」「人人有個影子，寸步不離，因甚踏不著？」師云：「腳跟點地也未？」「盡大地是個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卻？」師云：「弄潮須是弄潮人。」
問：「殿角風搖樹，行人盡解衣時如何？」師云：「火不待日而熱。」「清風翻白羽，野老笑相親時如何？」師云：「利動君

子。」「佛殿東南因甚缺了一角？」師云：「瞻仰有分。」「僧堂中幾人坐臥？」師云：「個個眼如盲。」
問：「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玄沙因甚[祝/土]破腳指？」師云：「賊因贓驗。」「頭頭上明，物物上了，總未是衲僧巴鼻。如何是衲僧巴鼻？」師云：「七凹八凸。」「日日穿衣，因甚道寸絲不掛？」師云：「才有一絲頭，便有一絲頭。」「打破虛空底，又向何處安著？」師云：「東山西嶺。」「佛來也打，祖來也打。且道還有過也無？」師云：「無端無端。」「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因甚看不見自己？」師云：「恰被眼瞞。」「大地山河齊稽首，當恁麼時，誰人證據？」師云：「泥豬癩狗。」「走遍天下底人，因甚寸步不移？」師云：「自首者，原其罪。」「橫艸不拈、豎草不捏底人，莫不是虛消信施麼？」師云：「重言不當吃。」「日日普請，那一個為甚不到？」師云：「切忌躲根。」
問：「現成公案，為甚趙州八十行腳？雪峰九上三登？」師云：「欲窮千里目。」「佛未出世，祖未西來，單傳一脈，何人護持？」師云：「三十棒放汝不過。」「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如何是現攝底道理？」師云：「山僧在你腳底。」「四大互融，因甚水火不同器？」師云：「天上星，地下水。」「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色長威獰，忽遇山崩海竭，又作麼生？」師云：「全身敗露，四山相逼。」「如何是出身一句？」師云：「棺木裡瞠眼。」
問：「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是甚麼病？是甚麼光？」師云：「口是禍門。」「雪覆千山，為甚麼孤峰不白？」師云：「理無曲斷。」「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師云：「十成好個金剛鑽。」「東山水上行，畢竟明甚麼邊事？」師云：「面目現在。」「坐斷十方猶點額，密移一步看飛龍。如何是密移一步？」師云：「夜半床頭摸枕子。」「從天降下則貧窮，從地涌出則富貴。如何是從地涌出富貴？」師云：「孟嘗君清光炤眼尚迷家。」「明白轉身猶墮位，天童意作麼生？」師云：「老鼠入牛角。」「如何是八角磨盤空裡走？」師云：「天上天下。」「露柱是不遷義，水流風動又作麼生？」師云：「眾眼難瞞。」「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請吾師道一句來。」師云：「一畝之地，三蛇九鼠。」「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豬左膊上。意旨如何？」師云：「焦磚打著連底凍。」
鹽梅禪師住普安，示眾。「住青山不在青山，住紅塵不著紅塵。且道此人轉甚麼法輪？得與麼脫套？」師代云：「多年布衾冷如鉄，有一棒到你，山僧辜負汝輩；無一棒到你，汝輩孤負山僧。具有剛果衲子，試為我定當看。」師代云：「好肉不剜瘡。鱉子門二時，

潮涌千尋，忽若傾堤倒岸來，汝諸人作麼抵當？」師代云：「有功者賞一棒。打不回頭，且道是獅子兒、鳳凰兒？」師代云：「炤顧兩莖眉。正此嚴冬天氣，脫卻鶻臭布衫，解下娘生褲子。且道是恁麼人境界？」師代云：「勘過了打。」

師舉：「雲門示眾云：『人人盡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作麼生是諸人底光明？』自代云：『廚庫三門。』」師云：「大小雲門錯下名言，秖如世間光明遍一切處。晝有日之光明，夜有月之光明，無月夜有燈之光明，眾所共見。因甚諸人光明看時不見？既不見，那裏見得是光明？又既是光明，因甚暗昏昏地，諸人還理會得也未？」遂拈杖打滅燈，召眾云：「山僧先歸方丈去也。諸人若摸著單位，可來通個消息。」

師云：「山僧昨晚舉人人盡有光明話，山僧吹滅燈歸方丈，教諸人暗中摸取單位，曾摸著也未？若摸不著，諸人昨夜向甚處睡？若也摸著，且道通得個甚麼消息？還會麼？將謂吾辜負汝，卻是汝辜負吾。」遂出堂。

舉：「南天竺國異見王，問波羅提尊者曰：『何者是佛？』提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提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提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提曰：『今現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提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提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為我說。』波羅提即說偈曰：『在胎為身，處世為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遍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偈已，心即開悟。」師垂語云：「波羅提對異見王說佛性有八處出現，諸人分上且道幾處出現？」一居士聞舉，遂出禮拜。師云：「幾處出現？」士云：「太分明。」師便打云：「你切莫喚作佛性。」士云：「又加第二道惡水。」師復打云：「三道也有。」乃云：「常住絕糧，明日秖得半日相聚；有道得者，趁此時節，快出來道。」良久云：「諸人既不肯出現，我卻惱怒勃發了。」拈拄杖一時打散。

師云：「山僧今晚不要你諸人費力，盡情將佛法布施汝等。」遂展兩手歸方丈。一僧隨入，師驀伸手云：「我適纔將佛法布施於汝，汝今亦各布施些。」僧擬議，師即袖手。

師垂語云：「莫收坐具，正當倒地時，面前見箇甚麼？」有僧扯落自己單名，師打之，僧呈偈云：「本來一向無名喚，拜上明師取一名。」師垂語云：「大眾！試為伊取看。」一僧出，擲下坐具，正

身而立。師云：「是甚麼？」僧無語，師便打，厲聲召眾云：「道！道！」眾皆無語。師云：「若教容易得，便作等閒看。」師拾方丈地草拈起云：「一莖草上現丈六金身。會麼？」眾纔伸禮，師便起去。

師垂語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有人下語中病僧意，便作禪狀元。」一僧出云：「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炤夜。」師云：「多年陳墨卷。」眾皆下語，師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好一隊師僧，換卻眼睛。」

師一晚指天童老人像，垂語云：「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汝等禮拜者老禿奴作麼？」眾無語，師拽杖打散。

一僧出眾作禮云：「某甲是箇生牛，不知東轉西轉。」師即向右指云：「過者邊著。」僧云：「不得上路。」師復向左云：「過者邊來。」僧便過。師云：「上路了也。」一僧出云：「某甲是初參。」師遂豎拄杖于几上云：「山僧者裏如鬧市豎剎竿，是人皆見。」

師云：「山僧有一句極現成佛法，向你們道去。」乃指云：「簷前雨滴。」

夜參次，一僧禮拜起，拍手，師云：「作甚麼？」僧云：「擦去地上塵。」師遂對眾拍手云：「我手中無塵，且道擦箇甚麼？」眾無對。師云：「者一隊漢如生盲人相似，到此間來，只管相我口皮動。殊不知我與者僧已作一場佛事了也。」時有僧出擬問，師云：「山僧手癢，試與一抓。」僧便抓。師云：「是甚麼？」眾擬議，師便打。

師云：「謹白大眾！喫粥了也，普請河頭拽木去。」

夜參次，師問一童子：「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童俛首。師云：「汝諸人反不如者童子。」遂歸方丈。

舉：「睦州示眾云：『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既得箇入頭，切莫孤負老僧。』」良久云：「因甚汝等立地不會？」驀拈拄杖一時打散。

夜參。師云：「問者快問，薦者快薦。」良久，顧眾云：「團團簇簇，為汝等說箇甚麼即得？」驀呈拄杖云：「攛得一天火發。」一僧即吹滅燈，師便打云：「打得六缸水渾。」遂旋打云：「打打。」眾競馳走，師歸方丈。

一晚，師在丈室後坐，侍者點燈出，師云：「把火照面看。」有僧遂入，師便打，復連卓拄杖云：「冬至夜底雷又來了。」眾在外進語，師云：「一隊點額漢。」

師云：「如開武庫，錯落交輝，你纔觸著，喪身失命了也。」有僧禮拜，師便打出。

師云：「莫蹉過這時節好。」大眾相顧，師即曳杖起去。
師云：「且莫忉忉，一等行腳，須到水窮山盡處始得。設到水窮山盡，自救不了在。」有僧便問：「如何是水窮山盡處？」師云：「但莫亂走。」僧云：「不亂走時如何？」師云：「還我話頭來。」
僧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云：「惡。」僧禮拜。師云：「墮。」問：「致知格物是如何？」師云：「山僧小時不曾讀得大學。」問：「某甲終日喫飯，為甚不飽？」師云：「好箇問頭。」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打云：「當初黃檗也恁麼打。」問：「如何得不落窠臼去？」師云：「跳出來。」僧上前，師云：「出得也未？」有居士出云：「相逢不下馬，各自奔前程，請師歸方丈。」師驀起，把一僧臂云：「與你說話去。」僧隨行一兩步擬脫，師隨與一棒，云：「把手牽君行不得，惟人自肯乃方親。」
僧問：「無目底人能察秋毫，為甚麼不識佛祖公案？」師云：「莫顛倒。」問：「如何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師云：「闍黎莫望高，進步且止，如何是百尺竿頭底意？」僧無語。師云：「好會取。」問：「如何是拄杖子底大意？」師云：「恰值山僧面癢。」僧云：「請師樣子。」師云：「被你覷破。」僧禮拜，師便打。問：「但盡凡心，別無聖解。」師云：「除卻凡聖，道一句來。」僧便喝，師便打。僧云：「恁麼則截斷凡聖去也。」師又打云：「是甚麼？」乃拈杖別問一僧云：「是甚麼？」僧云：「不會。」師云：「橫看成嶺側成峰。」又僧問：「水浸石頭，為甚石頭不濕？」師云：「大好消息，可惜闍黎不會。」僧作禮退。師云：「來！來！與你道破。」僧纔出，師云：「頑石動也。」便歸方丈。
僧問：「如何是西來大意？」師云：「甜瓜徹蒂甜。」僧云：「不會。」師云：「苦瓜連根苦。」問：「聖凡無二路，一路涅槃門。」師云：「路頭在甚處？」僧無語，師便打。問：「如何是先炤後用？」師云：「上前來。」進云：「如何是先用後炤？」師云：「拔卻腦後箭。」僧云：「如何是炤用同時？」師便打，僧禮拜，師又打。
早參，師云：「山僧者裡有活祖意。」乃驀指庭前柏樹云：「趙州道底隨有。」僧入室云：「和尚適纔舉庭前柏樹子，倒卻了也。」師云：「倒卻後又作麼生？」僧無語，師云：「一場懊懼。」又僧問：「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未審著甚麼求？」師云：「庭前柏樹子。」
師一晚入堂，云：「還有撞著壁底麼？」眾無對。

夜參。一僧出，禮拜起，師遂掩僧口云：「速道！速道！」僧云：「不道，不道。」師云：「直饒不道猶未在。」便拓開，乃云：「剔起眉毛向上看，上不見天。向下看，下不見地。」驀將拄杖點一僧胸云：「拈取髑髏裡作妄想底。」

一晚，師入前堂云：「閉門作活，尋常活計。刻期取證，下士生涯。有倜儻英靈底，出來與拄杖子相見。」一僧出禮拜，師拈杖云：「家家門前火把子，作麼生會？」僧罔措，師便打。良久云：「一隊沒意智漢，且待來朝結案。」曳杖至下堂云：「結制來七日，了已躬事，沒個分曉，有分曉底出來。」一僧出禮拜。師云：「作麼生？」僧無語。師云：「洞庭湖裏失卻船。」問：「兩遭塗毒，痛恨填胸，今日親逢與師討戰。」師云：「試呈伎倆看。」僧喝，師便打。僧云：「看箭。」師復打云：「三生六十劫。」問：「一念不生時，還有過也無？雲門云：『須彌山。』如何是須彌山？」師打云：「一擊便碎。」僧云：「與麼則當下無疑去也。」師云：「未保汝在。」茶頭問：「如何是本分事？」師云：「口渴要喫茶。」「如何是向上事？」師云：「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問：「一口氣不來，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師云：「白骨叢中。」乃云：「還有問者麼？」眾默然。師云：「者一隊瞌睡漢，孤負老僧。」遂一時打散。

師入堂云：「麻繩入水，一步緊一步。學道如鑽火，逢煙未可休，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莫有金星現者麼？快出來決擇。」維那出眾云：「莫待金星現，燒腳又燒頭。」師云：「自投羅網作麼？」那云：「蒼天！蒼天！」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師云：「眼瞎耳聾。」問：「前日喫和尚一棒，只是不明。」師云：「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問：「不問上大人，請問丘乙已。」師云：「闍黎因甚帶伴來？」問：「學人不會問話時如何？」師云：「甕裏何曾走卻鱉。」

僧問：「四大分離時，甚處與和尚相見？」師云：「青山綠水邊。」問：「如何是轉換之機？」師云：「山不是山，水不是水。」進云：「畢竟是甚麼？」師云：「老僧口門窄。」進云：「恁麼則一塵不動，三界高超。」師云：「大好一塵不動。」問：「坐斷兩頭，中間因甚提掇不起？」師云：「鬼爭漆桶。」僧禮拜。云：「脫底又如何？」師云：「一場笑話。」問：「霜天搖落，萬彙歸根。如何是歸根底意？」師云：「腳根下好與三十棒。」問：「如何是祖師關捩？」師云：「前三點，後三點。」問：「靈光獨耀即不問，體露真常事若何？」師展兩手。僧云：「迥脫根塵無一物，清風匝地一輪圓。」師云：「又被雲遮。」問：「此事人人本具，箇箇不無。」開兩手云：「便將不無底

來。」師云：「大眾見你敗闕。」僧喝，師便打。問：「一物不將來，請和尚道。」師云：「拶。」僧喝，師便打。
僧問：「開爐久矣，紅燄太熱，學人無處下手。」師云：「燒卻眉毛也不知。」問：「世尊未拈花，迦葉不微笑，意旨如何？」師云：「討甚麼碗？」「迦葉微笑後又如何？」師云：「一場敗闕。」問：「懸崖撒手時如何？」師云：「粉骨碎身。」乃云：「有一無位真人，常在面門出入。臨濟大師恁麼道，過犯彌天。你諸人還有救得者麼？」一僧出，師便打。
僧問：「如何是第一玄？」師云：「只在眉毛尖。」「如何是第二玄？」師以杖拄僧口云：「擉你口皮穿。」「如何是第三玄？」師云：「髑髏且上前。」「如何是第一要？」師云：「猛虎當路叫。」「如何是第二要？」師云：「石人撫掌笑。」「如何是第三要？」師打云：「拄杖向你道。」問：「南山石虎被某甲搬至西澗了也，未審和尚安在甚處？」師云：「速退！」僧喝，師便打。
師一日看眾出坡，驀入堂，喚維那：「我聞堂中有一人不出坡，要尋他擯。」維那移水碑云：「有。某是告假？某是直日。」師云：「者裏無，想在上堂。」又入上堂云：「有一人不出坡，在你堂中。」眾荅：「此堂中無有不出坡者。」師遂出云：「且待維那來舉。」至晚告眾云：「今日堂中有一人不出坡，兩堂無人舉。若無人舉，隱匿了，一眾皆有過，皆應喫棒。」眾皆愕視。師云：「一隊驢漢，又堪作甚麼？」遂曳杖一時打散。
師入天童，上堂云：「玲瓏古剎，列祖道場，爐鞴現成，殿堂宏敞。斬釘截鉄，正令既行，吐霧興雲，青山常在。今之日，台侯示翰，大鎮飛符，舊護不忘，駑劣同袍，念及樗材，承命而來，遂陞法座。英賢畢集，龍象交參，儼然一會，不異靈山，機感難思，時節殊勝。山僧不惜露頭露面，諸人頓覺踊躍身心。正法眼，不隔絲毫；破沙盆，重新拈出。若也提掇得去，就此脫三界縛，就此斬四生關，僧祇劫彈指頓超，秘密藏一時開現。直下承當，不容擬議，轉身移步，換斗移星。到恁麼田地，便可稱獅子兒，哮吼驚群。作如來使，提挈同類。還有恁麼人麼？靈光不昧，萬古如斯。既踏祖翁田地，各收原本契書，不妨互相證明，互相建立，互為賓主，互作津梁，行無緣一慈，入無諍三昧。先佛後祖，其道既同，上帝下民，有德咸一。設若廣無為之化、佐不言之教，直得昆蟲草木盡躋菩提覺場，日月星辰全彰妙明心印。世出世間，一片打成；法與非法，兩頭坐斷。擺脫意想，不立功勳。且道印文在甚麼處？」喝一喝，呈拄杖云：「當陽顯示，五目難窺。覿露機鋒，如同電拂。要在宗通眼正，貴圖源遠流長。重說偈言，冀追芳躅。六十蒿枝話久

傳，克家慚未肖風顛。南山塔戶巋然在，一點真燈耀法筵。久立眾慈，伏惟珍重！」
密老和尚生忌，上堂。僧問：「雲散長空後，孤月映千江，處處呈花供，弘慈赴那邦？」師云：「今之古之。」進云：「應供後歸向什麼處去？」師云：「在閣黎頂[寧*頁]上。」僧云：「老和尚靈骨猶在。」師乃舉：「先老人住金粟時，上堂云：『彌陀明日是生日，老僧今日是生日，我比彌陀先一日，三世諸佛從此出。』大眾！者老子結識古佛，也是好事。山僧今日未免撥轉機輪，將者老子鼻孔扭捏一上。彌陀明日是生日，塗糊他作麼？老僧今日是生日，真個那？我比彌陀先一日，銕作面皮。三世諸佛從此出，賺殺一船人。所以從上一言半句，如風行太虛，鼓動萬有，求其起處了不可得，如擊石火、閃電光，搆得搆不得，未免喪身失命。山僧恁麼道，秖如今日真堂設供，意在于何？還是仁義道中麼？還是世諦流布麼？還是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現受生麼？恁麼論量，笑破衲僧口。畢竟如何？」擊拂子云：「洎合停囚長智。」
上堂。「向太虛空中畫青畫黃，本無其事；對無位真人說生說死，笑殺傍觀。」卓拄杖，下座。
示眾。舉：「古偈云：『有物先天地』，虛空釘橛。『無形本寂寥』，鬧處刺頭，穩處下腳。『能為萬象主』，莫錯認定盤星。『不逐四時凋』，江南兩浙，春寒秋熱。若也薦得，不妨任運騰騰。脫或未然，好待當來問彌勒。」
上堂。僧問：「十二面觀音，那一面是真底？」師云：「左看右看。」進云：「識得者些子，遍界是家鄉。」師便打，乃云：「舉不顧，即差誤。擬思量，何劫悟？看看！今日觀世音菩薩借山僧拄杖子化楊柳枝，蘸四大海水化為甘露，遍灑盡大地有情無情眾生，除煩惱得清涼。觀世音菩薩既借山僧拄杖興大慈悲作佛事已，次當山僧借觀世音菩薩鼻孔出氣。」驀卓拄杖云：「梵音海潮音。」乃又卓云：「勝彼世間音。且道是什麼音？上來講讚，無限良因，蚯蚓驀過東海。」復卓一卓。下座。
上堂。「安居過半月，眉毛共厮結，護生須是殺，棒棒要見血。住山家事忙，幹辦及時節，面門無位人，趕得忙不徹。但喜山路深，紅塵都隔絕。普請出箇坡，大家生喜悅。綠樹黃鶯飛，青峰白雲曳。聒聒語林間，山禽未反舌。坐坐隱蓋亭，看看玲瓏穴。歸來身正汗，浴水又燒熱，浴了放腳眠，受用極親切。大眾！天童禪，只得如此。若要商量公案、提究工夫、朝咒暮咒，如教百家姓相似，自有無限阿師在。山僧衰邁，無暇說得。」
示眾。舉：「孚上座問鼓山：『父母未生，鼻孔在甚麼處？』山云：『只今已生，在甚麼處？』孚云：『情知你道不得。』山轉問

孚，孚乃以手搖曳。」師云：「萬仞崖頭走馬，未為弄奇；二大老直于火燄中拈出雪片，豈不作家？雖然，只今若有問山僧：『父母未生鼻孔在甚處？』只向他道：『不因夜來雁，爭見海門秋？』」開爐上堂。「冬也結期，夏也結期，千期萬期，以悟為期。仔細看來，有甚了期？昨夜黃昏失卻牛，直歲點燈尋了一夜，尋到天明，且喜尋著。山僧道：『者畜生好與三十棒。』」拈拄杖一時打散。示眾。「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纖毫不相離，如身影相侶。欲知佛住處，只者語聲是。相傳傅大士，是彌勒化身。恁麼見解，要成佛大遠在。設到龍華三會，定教壞人家男女。天童則不然，日間兩箇坡，夜間一覺睡，來去笑呵呵，說甚西來意。汝諸人若擔荷得去，求名菩薩，汝身是也；其或未然，且待彌勒下生。」
上堂。舉：「長沙道：『我若一向舉揚宗乘，直須法堂前草深一丈，倩人看院始得。』大眾！長沙恁麼道，且道意在于何？秖如山僧今日波波挈挈，從方丈上至法堂，還喚作舉揚也無？若喚作舉揚，諸人眼在甚麼處？不喚作舉揚，又如何商量？會麼？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
上堂。「古者道：『這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了也，我立地待你搆去。』又有道：『這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了也，我坐地待你搆去。』山僧道：這片田地，你諸人受用多時了也，我直下為你證明去。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一一無向背；其或未然，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卓拄杖，下座。
臘八上堂。僧問：「世尊初生，即便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因甚又睹明星悟道？」師云：「一任鑽龜打瓦。」乃云：「指天地，睹明星，總是一佛；四月八，臘月八，卻分兩時。忽有箇漢出來道：『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坐斷報化佛頭，脫略悟迷窠臼。當時釋迦老子便是今日大地眾生，有何差別？』山僧道：幸哉！幸哉！世間無難事，只怕有心人。雖然，始覺合本之謂佛。兩日來，大雪漫漫，重寒徹骨，太白諸峰箇箇都白，與雪山無異。敢問諸人：還能如釋迦老子英措一回也無？若也知得落處，君看馬帶紅纓拂，便是昔年曾秀才。」
立春上堂。「昨日是臘底，大雪飛千里，今日是春朝，山河影動搖。天公降瑞時不差，來年稻子烏用賒。是則是，年近歲逼，灶裏日日要燒，山上有柴斫不得；肚裡人人要飽，倉裡有稻晒不得。真實告報大眾，道人分上莫管他，祥不祥，瑞不瑞。大家著些力，人人面門，上有箇鼻子直，下有張口橫開，各各摸取始得。何故？不見道：火燒眉毛，且救眼下。」

上元謝知浴，值吳江道信請薦上堂。云：「盡大地是箇解脫門，生于斯，死于斯，去者去，來者來，要且無生死去來之相，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晝明夜暗，主山高，案山低，你諸人無端被人換去。阿呵呵！換不換，自打算。山僧沒氣力，不來閒炤管。南天台、北五臺，秖要諸人休歇。光剃頭，淨洗浴，秖要諸人了辦。雖然，今日權且應個時節。如何是應時節句？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莫教更漏促，趁取月明回。」卓拄杖，下座。

小天童祖師開光示眾。師云：「諸佛金剛體，祖師堅密身。今古歷然，了無藏矆。大眾見麼？今日禮拜底十尊祖師，便是鎮臺張公夢裏所見底。鎮臺張公夢裏所見底，便是東谷塔院所坐底。東谷塔院所坐底，示寂以來年深歲遠，鎮臺張公不知不識，而乃夢中相感，聞見駭然。因緣奇特，因知祖師未嘗滅度，從是一新面目，再整伽黎，摹其標格，還其天真。休言土木合成，須信究竟堅固。釋迦老子道：『如我按指，海印發光。』山僧今日叨主祖庭，雖為後學權衡，在乎不讓先宗，要向金不博金處施一機，從頭按過，貴圖此話大行，豈非叢林盛事，大眾請高著眼。」遂舉筆點云：「雖然法眼本精明，一點看渠更光彩。」

小天童祖師安座。師云：「東谷海山之秀，西來祖印之尊，恭惟十老古錐，闡法既同此山，歸真又同此谷，先後相承，燈傳無盡。是宜叢林永祀，香火時修，為後學之典刑，揚先佛之教化。今者梅香雪瑞，日吉時良，重飾真儀，請安舊座。大眾！且仍舊一句作麼生？白雲深處梵王家，古碣穹碑映林壑。」

護法安座。師云：「麾蓋入山，祖師來夢，願力斯徵，法緣不共。名表青山，伏惟珍重！」

伽藍安座。師云：「伽藍神，稟佛記，須護伽藍地，當陽一句須留意。屋外好青山、長與山門對。」

天王開光。云：「入門便見，多少威神，踏步便知，十分靈應。位鄰日月之宮，身近如來之座。甲光耀日，劍勢揮空，調法音以自娛，持慈心而覆物。直得狐狼屏跡，蜃怪潛蹤，永鎮梵宮，維新古剎。天眼本自圓明，何待山僧點出？雖然，千古靈山傳正令，毛錐直下好生看。」遂舉筆點。

牧雲和尚七會餘錄卷之三

姑蘇西華山秀峰寺門人(行瑋)等編

像贊

釋迦佛在鹿苑初度憍陳如五尊者圖

草座未敷，全機已露。寶藏打開，兩手分付。癡哉五人，別尋道路。雖然罕遇克家，也為難脫滯貨。三七思惟已後，賺殺好人無數。而今別有家風，盡大地人一棒打來齊度。

釋迦文殊普賢圖(二首)

三箇面目是誰？圖畫是佛非佛，指鹿為馬，曰智曰行，半真半假，常作是觀，行深般若。
獅子全威踞地，象王鼻孔遼天，獨有迦文無伴，長年拱卻雙拳。
咄！誰家灶裡無些火，剛待明星眼始穿。

接引佛(二首)

腦後圓光誰不有？特地為人垂隻手。若人道得接手句，免得癡狂外邊走。
無量光明現指端，婆心憶子實悲酸，男兒若豁通方眼，東土西天總一般。

文殊

曾為七佛師，深達法源底，現住清涼山，常愛騎獅子。舉世稱菩薩，燒香遙頂禮。山僧驀地逢，拳頭照面搥。何故？不見道：我真文殊，無是文殊。

普賢白象

法界為身，微塵為願，覿面難藏，普賢妙相。象王回顧落花紅，闊步元來彼此同。咄！誰在你之毛孔中？

普眼

衛佛降魔外，寶杵護身符，怕喫長粳米，不到北俱盧。

觀音(七首)

右手執如意，左手撥數珠，南無觀世音，箇事只自知。

又

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圓通無外覓，家家觀世音。

又(有善財拱立)

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冷暖自知，如人飲水。所以楊枝，不辭灑汝。

又

菩薩視眾生，猶如一赤子，赤子若有求，菩薩靡有違。所以道：無緣慈力赴群機，明月影臨千江水。

證圓通根，隨波逐浪，獨立鰲頭，念輪不放。秖因一點老婆心，下與眾生同悲仰。

過去正法明，現前觀自在，佛界既不居，同塵了無礙。倒轉鐵船頭，撈摝眾生海。一彈指震海潮音，自甘瞌睡真無耐。

十方俱擊鼓，槌下全機露，十處一時聞，圓通不隔塵，蹉過那一著。南無觀世音。

魚籃觀音

本來面目，非男女相，無端向金沙灘頭賣俏，被人喚作馬郎婦，雲鬟高挽，玉步輕移。悲哉悲哉！相逢眼裏盡無珠，盡看佳人來賣魚。

須菩提

問汝解空尊者，手中是個甚麼？有口不能答我，且向壁間高掛。

布袋和尚

明州市中等個人，解開布袋無不有，一喚回頭識得渠，莫待龍華始稽首。

寒山拾得

掃帚頭上，佛也不容；竹筒裏面，是物著得。大人境界，只可你知我知；乞兒伎倆，慣把神嚇鬼嚇。往來國清寺，將謂有奇特。阿呵呵！自非豐干饒舌，至今誰識你者二賊。

扇畫十八羅漢過海

胡僧成隊詣龍宮，驀箚收來掌握中，把住放行全在我，看渠別使甚神通。

伏虎羅漢

騎者不是僧，走者不是虎，驀地忽相逢，利牙爪可怖。咄露！

補衲羅漢

海印發光，扶桑日湧。老眼未花，針線善用。天寒人寒，大家知有。汝忙我閒，且自袖手。

閱經羅漢

圓月在空，何不仰面？鑽他故紙，驢年夢見。咄哉吾友！老不歇心。童子熟睡，三昧深深。

初祖達磨讚(四首)

特地西來無所長，廓然無聖惱梁王，趁出石頭城外去，至今腳下水茫茫。

人心無處覓，你向何處指？莫怪流支三藏，打落當門牙齒。

西天到東土，曾不會唐言。賣弄無底缽，嵩山坐九年。受盡霜雪苦，凍得皮骨穿。若論直指與單傳，便好當胸進一拳。

此是東土初祖，號曰菩提達磨。在西天剪異見破六宗，卻似多能；到金陵被梁武問一言，即便話墮。因茲暗度江，兩眉愁不破。雖然沒用處，也是冷熱貨。九載嵩山憑獨坐。

天童本師密老和尚(八首)

者尊慈，也大奇，本來面不動而變，正顏色不怒而威。杖子用慣，左右未嘗須臾離，但見人來便一錐，老婆心忒煞癡。

坐六處道場，接待唯白棒，家風老不改，立吾宗榜樣。如雷如霆，絕邊絕量，天下共知，天童和尚。
杖子不拈，神情閒暇，為鯤為鵬，待人自化。濟濟兒孫傳腳下，珍重諸方須識這話。咄！
描不成，畫不就，老和尚，沒窠臼。突出筆尖來，何人能信受？覿面肯承當，處處光通透。
短髮椿椿白似雪，兀坐剛能守一橛。為人為徹，打人見血。倒一說，鐵額銅頭任叫屈。
古古怪怪老和尚，白棒打人忒無狀。家醜如何敢外揚？只可隨身而供養。佛祖立下風，誰能窺頂相？莫邪橫按驗龍蛇，千古令行滄海上。
巨靈抬手華山崩，金翅劈海毒龍吞。生擒活捉箇手段，盡法那怕無兒孫。二十年在鑪錘間，左湊右泊難為言。得皮得髓莫舉著，你東我西各一天。如王氣宇坐當軒，來者應須高著眼。
奮獅子全威，縱象王高步。起家于耕稼陶漁，發軔超人天佛祖。壁立沒人情，孤硬無與比。以萬言落紙墨間，斬絕異端；以一棒出諍鬥時，折衝魔壘。三十餘年，獨當臨濟，雷霆轟轟走于世；正法眼藏，叵耐瞎驢滅卻去。

自讚(三首)

少小便軟頑，出家說大話，黑漆皮燈籠，要將佛祖跨。浪走三十年，不上又不下，雖升臨濟堂，棒打最驚怕。梢頭也學拈，豈不成話杷？有問臨機答不來，往往指鹿以為馬，誤賺多少人。背地裏唾罵，揮麈臨風自閒暇。
出娘胎來多坎坷，面上毫無歡喜相。闖入空門無所得，手裏捏根木拄杖。據座為人緣甚薄，胸中浩氣且倔強。該抹佛祖自稱尊，其餘那掛眉毛上。觸著怒發如雷霆，野狐鼠子魂俱喪。兒孫慎莫瞻禮渠，難合頭時免惆悵。
黃檗指黑豆，藥山透牛皮。者漢也奇特，效大人所為，雖傳臨濟宗，愛看龍樹論，以彼廣大辯，發已入骨鈍。極深而研幾，妙處心自知，語言不及處，兩指撚髭鬚。

佛事

為滿川老禪下火(川工砌石)

硿硿磕磕，東疊西疊，補缺真言，念來不歇。此是阿誰？滿川老禪，老來病至，口硬心堅，真常流注，何變何遷？雖然，轉身句子，不妨與汝道破。太白峰高千古在，重新放出一雙拳。

為無量化主下火（病瞽）

「舜若多神，無身覺觸，阿那律陀，無目能窺。無量禪人，真不見，如何解？請我茶毗參玄士，知不知，面面相看也大奇。丙丁童子來求火，燒落虛空兩道眉。」擲下火炬。

為大宇朗石二亡宿下火

指云：「者是大宇大德，者是朗石上座。一人曾參禪，一人但持戒。始初各自行，末後同一處，日炙與風吹，面目無向背。雖然，莫為露地便安居，直須超越諸三昧。」攛下火炬。

為雪如禪人下火

「火柴頭上雪花飛，生亦如來死亦如。」復以杖擊云：「雪如雪如，摸著棒痕須撒手，大千隨處好安居。」

為寄宗禪人下火

性空真火，性火真空，當頭點出，赤體通同。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寄宗寄宗，直須兩腳捎空，莫管南北西東。

為解副寺下火

起龕。「世間大苦唯生死，今古賢愚莫可逃，獨有道人能透脫，四山相通總逍遙。解如上座生緣，陽羨落髮，天童結社成菴，多年若一日，放身捨命，為眾如為己。今者山門不幸，失此股肱，痛痒相關，不勝涕泗。雖然，生以不生生，死以不死死。不須末後問行程，他家自有通霄路。」以拄杖擊龕云：「起。」
舉火。云：「藥王焚本身，善財投火聚，兩兩逞風流，古今稱善美。有條攀條，無條攀例。」擲下火炬。

為典座古源下火

起龕。「昨晚變生作熟，今朝眼閉痰迷。果是生死呼吸事，黃昏難保聽朝雞。雖然如是，十方蕩蕩觸目，菩提急須移步，冷地不可久居。」
舉炬。云：「古源古源，叢林辛苦多年。雖然眾口難調，要且五味俱全。」擲火炬云：「收因結果處，一朵火中蓮。」

為依蓮監院下火

起龕。「歇下身心已七年，年年秋月炤龕前。而今轉步無依倚，剎剎塵塵盡寶蓮。」
舉火。云：「依監院，依監院，長興山裏出身，長水塘邊了願。一雙空手，叢林開建。雲水往往來來，飽粥飽飯，念道心堅，十載法輪轉。末後殷勤送汝行，不惜火光重指點。」擲下火炬。

為大光禪人下火

大光大光，遍界難藏，當頭點破，善自迴光。通身化作金剛燄，死去生來也不妨。

為慈航師下火

雲犀玩月，木馬遊春，衲僧腳下，不帶纖塵。火光三昧全身現，鼻孔分明搭上唇。

為五禪人秉炬

揚州純一禪人

「天地同根，萬物一體，中不容他，死生何處？」以火炬打圓相云：「純一上座，烈燄光中信步遊，江南江北總風流。」

照湛禪人

「來不來，去不去，眉毛眼睛常相對。大眾！此是甚麼人？」以火炬拂云：「把火照面看看看，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

自然禪人

生老病死身，金剛堅固體，曠劫至今，曾無變異。還會麼？會則一任撒風撒顛；不會則一把乾茆火，自然無避處。

養心盲禪人

頂門正眼，輝天鑑地，真個瞎來，超世出世。養心養心，個時兩腳捎空，千聖羅籠不住。雖然如是，一炬紅光助汝行，錦上添花太現成。

了凡禪人

「赤肉團上，壁立千仞，凡聖死生，曾無纖影。了上人，若如是了，可謂了了，了時無可了；其或未然，某上座向冷處著把火去也。」攛下炬云：「炤顧眉毛。」

棲真為能徹禪人火

能徹能徹，喫水也咽，病在心頭，如何分雪？我因拈棒打骨節，保汝通身能大徹。驢胎馬腹隨他去，人間天上休分別。末後殷勤，更助汝把火，急須撩起便行，記取山頭風月。

過崑山祇園菴為四維寬公秉炬

「生死二字是箇縵天網子，盡大地人被伊籠罩，獨大丈夫漢直下覷透，翻為解脫大海，出沒無礙，去住自由。四維寬公，發跡錦江，間關南北，備歷講筵，足稱義虎。無端走入金粟山，撞著個老古錐，向命脈上一箚，吐氣不得，遂爾改聲換調，克究己躬。末後被東塔破山明兄印破面門，灑灑落落，林下水邊，潛行密用。今則報緣謝於祇園，全體示真實相，向火燄中說法，同友共來證明。大眾！且道伊還有不了底事麼？」擲火炬云：「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

住破山寺為尊證鄰虛老師秉炬(師楚中人)

「金粟會裏相逢，不覺于今廿載。一缽孤雲，野鶴翛然，獨遊方外。於戒憑師，作證於法，以我為尊，遠白維楊。直來琴水，八十行腳，大端克肖古人，不掛寸絲，迥出今時行履，同流敬仰，叢席知名。今則告寂南闕，移龕北岫。末後特為舉揚，助把性空真火，

請就火光三昧，撒手歸真。踏破大千死生遊戲，大眾！且道真歸何處？」攛火炬云：「此去漢陽不遠。」
七會餘錄卷三(終)

安座

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生與去來，紿是閒名字。惟我祇園姪，生死親證此。既此全身，沒後露全機，便是雙林為人句。

封龕

「遍界不曾藏，為甚要遮掩，透過師關，順逆皆方便。祇姪和尚，生身闔閣之中，盧頂上二十餘年，撐一隻斷頭船子，不著彼岸，不住中流，還接仝類，悉濟苦河。登道一，女中丈夫，僧中麟鳳，是故近者悅遠者來。今畢其能事，覿體掃真，面目儼在，只是不許時人容易窺覷。大眾！莫怪老僧瞞汝去也。」卓拄杖云：「封。」

牧雲和尚七會餘錄卷之四

姑蘇西華山秀峰寺門人(行瑋)等編

偈

憫迷(三十首)

三界一火宅，諸子恣嬉遊，認苦以為樂，惟其疾之憂。
其二
無常火燒世，貴賤未暇擇，嘗懷千歲憂，何其不明白？
其三
愛源時滴瀝，苦海渺沉浮，胡然有情癡，至竟團圞頭。
其四
順情鍾愛念，反愛陡嗔機，危乎一念間，具足貪嗔癡。
其五
睡眠為纏蓋，夜寢無自驚，大夢苟不醒，白日猶長更。
其六
食是中丞祿，不食中丞福，鍾鼎蹙雖榮，庖廚遠亦穀。
其七
聲色日鬥搆，夢想夜紛爭，可憐牛山木，萌櫱非無生。
其八
幻心取幻法，如鹿趁陽燄，到頭無實得，神疲悔亦晚。
其九
癡心著五欲，有如蛾撲燄，至死不自知，甘心為糜爛。
其十
四緣為假合，何者乃吾身，未證真常樂，計我生死因。
十一
眾盲摸一象，所說各一邊，斷常見為甚，結根何時捐？
十二
種穀不生荳，因果世間明，謂空無善惡，泥犁苦無停。
十三
成道亦無得，何關心生取，妄見涅槃人，吁嗟懵茲理！
十四
非戒取為戒，非修執為修，蚩蚩外道倫，邪見林何稠？
十五
信如淨塵珠，佛法乘之入，學佛多猶豫，三生六十劫。
十六

佛為大智人，援人出三有，輕心豎慢幢，沉迷悲日久。
十七
群靈有正因，無始不自守，三乘十二分，隨汝顛倒走。
十八
群靈有正因，曠劫未嘗失，轆轤三界中，曲不能藏直。
十九
群靈有正因，當陽殊顯赫，直下一迴光，神珠在衣裓。
二十
事易求諸難，道邇求諸遠，演若亦癡絕，覓頭四衢轉。
廿一
六根攝淨念，念佛猶染香，何時當人分，滅卻常寂光？
廿二
六度菩薩行，要以智為導，鐘聲披七條，幾人知頭腦？
廿三
觀音妙智力，處迷咸不隔，十方俱擊鼓，胡為惺不出？
廿四
唯此一事實，無閒情非情，東壁打西壁，成佛亦空名。
廿五
胡僧特西來，面壁唯直指，流支嫉何深，數珠打其齒？
廿六
禪唯證乃知，動求言句妙。古云聰明多，見性殊則少。
廿七
參禪無實證，平時樂欣欣，一場熱病打，憧惶愁煞人。
廿八
有參海蠡禪，將來挹滄海，見笑大方家，恬然不知怪。
廿九
在欲而行禪，古稱火中蓮，今何徇諸欲，乃謂無礙禪。
三十
井蛙少窺日，夏蟲豈知冰？吾宗欲展演，還他過量人。

警參(二十首)

參禪貴眼親，點著便翻身，棒上不成龍，外馳多苦辛。
其二
參禪貴勇往，不顧窮命喪，動步便躊躇，腳跟自生障。
其三
參禪貴直心，就人好決擇，生死透不透，此中自明白。
其四

參禪貴志堅，直以悟為則，半塗而自廢，莫怪禪相隔。
其五
參禪認光影，乃是膏肓病，口中水漉漉，腳下何時證？
其六
參禪忌雜解，本分為之礙，意下足丹青，漆桶正不快。
其七
參禪貴擇師，師真法無假，口耳曰秘傳，賺人不少也。
其八
參禪貴受煆，乃盡雜知見，艫艄苟未經，法門乃多變。
其九
參禪貴自重，見人休賣弄，滔滔裨販徒，選佛場不中。
其十
參禪貴本色，言貌堪為則，堯舜與人同，捏怪令人惑。
十一
參禪貴通方，激揚而鏗鏘，規規埳井蛙，小見天一方。
十二
參禪貴保任，不在如死人，任情為灑脫，秖恐在迷津。
十三
參禪貴自得，須復資之深，未圓擇法眼，何以定古今？
十四
參禪參到底，大笑忘所以，只是舊時人，不改舊行履。
十五
參禪參到底，知解斬然絕，針鋒作解會，敢保君未徹。
十六
參禪參到底，通身休歇去，成佛與作祖，都來沒滋味。
十七
參禪參到底，身心始一如。認影迷頭者，何知井覷驢？
十八
參禪參到底，正好說修行，直超佛祖地，不落斷常坑。
十九
參禪參到底，始知從上恩。紹隆先佛種，直指啟後昆。
二十
參禪參到底，據令當頭敲，饒他千聖眼，未敢錯絲毫。

示徒(二十首)

石女生兒子，虛空吐舌頭，真機誰共賽？攜酒上高樓。
其二

流水在江河，前波接後波，清風吹不定，如穀復如羅。

其三

春來處處花，有花還結果。著眼在當人，鐵樹分明露。

其四

西來祖師意，薦取在當人，柏子能成佛，虛空亦放身。

其五

前三云未了，更說後三三，直下疑團破，風流一擔擔。

其六

紅塵雖浩浩，個事本明明，摸著眉毛也，依然眼上生。

其七

夜來鄰犬吠，到曉巷雞鳴，但得當人省，何愁眼不明？

其八

虛空喫一棒，大地盡平沉，絕點純清也，當人何處尋？

其九

佛法遍天下，誰譯入中華？會得胡僧旨，元來共一家。

其十

心月孤圓際，光吞萬象時，舉目難為析，空明一段奇。

十一

心平地即平，腳下好須行。趙州曾指示，度馬石橋橫。

十二

廓然無表裏，大地空落落，中是何人居，得恁無面目？

十三

紅日半窗影，白雲千壑心，共來天際轉，著眼幾知音？

十四

深深海底行，珊瑚枝上月，好手摘將來，清光照林樾。

十五

春草出門綠，春風吹袂寒，者般好時節，途路莫相護。

十六

祖意袈裟下，佛心方寸間，虛空一撲落，腳板始閒閒。

十七

佛心須灼見，塵事可無為，寂靜安身處，從來眼似眉。

十八

一念不生際，蓮花當下開，清香何處覓？遍界絕塵埃。

十九

霜髮或常剪，塵心無點餘，謾懷諸佛土，已在白蓮居。

二十

參禪無別法，無念乍離塵，猛省衣中寶，齊肩古聖人。

上堂十偈

啟請

秉志投方丈，同時解倒身，要行山下路，且問過來人。

傳爐

龍象圓千指，爐煙一道熏，阿誰無鼻孔，猶自唱香雲。

撾鼓

鐘罷還鳴鼓，宗師候降臨，腳跟齊點地，不自識觀音。

登座

向上行將去，全身不掩藏，無端雙足下，踏倒須彌王。

拈椎

一椎當眾舉，可惜太分疏。皮下誰無血？胡為不丈夫？

揮麈

拈起機如電，人天聽指揮，眼中留翳者，究竟未知歸。

問話

踏步當前問，臨機那見師？爪牙從賣弄，返擲不教兒。

對機

坦蕩當陽坐，從他敲磕來，縵天網子大，未見有人開。

說法

老婆心太切，向眾口喃喃。鷂子新羅去，雲堂又夜參。

下座

法會非輕集，瞻依莫大緣，荒田霑雨澤，種子發芽鮮。

淨土十詠(興化極樂庵作)

西郭人煙近，中洲佛土新，樹林雖不見，水鳥日相親。隔岸傳仙梵，同堂序主賓，匡廬遺盛事，千古想風神。

二

剎竿臨大道，日夕見孤城，貝葉何從授？蓮花此地生。漁歸鴉並載，僧飯鴨同行，法相元平等，無將異類輕。

三

檣影終朝立，虛舟去復回，積薪能自售，賈客問何來？分明語，魚龍隱見猜，有心投佛座，塵網自應開。

四

屋後山元土，庵前市即鄰，處喧無廢靜，依法不隨塵。七病醫王在，居諸樂土親，願言從是去，真不負生身。

五

遐方難即至，香國又焉求？只貴人心淨，無言道路修。飄零成弱喪，辛苦問同遊，自是離家久，何關換兩眸？

六

吾道終誰寄？人生亦有涯。微茫天外水，虛幻鏡中花。小艇隨飛鳥，斜陽映落霞。為言途路者，過此勿迷家。

七

一念開諸妄，空王豈外尋？香臺隨處靜，禪室坐來深。水結琉璃色，風傳寶鐸音，偉哉諸上善，相見此中林。

八

美人西向望，寤寐更誰思？楊柳霑千品，蓮花禮六時。制情傳妙戒，寓意寫新詩。陶令攢眉去，何人得似伊？

九

東林修白業，西社種青蓮，古德咸賡偈，何人不會禪？利根明句外，作者見機先，寶剎毫端現，休疑路萬千。

十

恭敬維桑梓，蓮花本故鄉，朋來猶寶聚，父見乃家常。慰論身心苦，熏修戒定香，真慈期永侍，誓不更淪亡。

淨土諸什，先後無慮百家，中峰、楚石其最，然意主參和，未脫窠臼。

牧雲和尚十詠，即時即景，是偈是詩。昔彌勒說法，天親頌云：「秖說這個法，秖是梵音清雅，令人樂聞。」木頭老子沛於此亦云：「庚寅十二月廿又一日乎？」菴居士跋。

戒壇示偈(梅溪菴作)

沙彌

伽黎坐具共瓶盂，信手拈來示我徒，一縷著身超錦綺，千家果腹勝醍醐。福田要使人天種，法系今班佛祖圖，至竟莫成辜負去，圓光千尺迴頭顱。

比丘

人天標表不尋常，重難輕遮勘覈詳，拶出驪珠無染污，白成具戒慎行藏。頓然游踐莊嚴路，再四哀求解脫香，一悟便同諸佛位，併忘是戒是壇場。

菩薩

舍那心地一毫端，光告千華仔細看，究竟誦持唯此戒，隨機攝受有三壇。急須為物開癡暗，未許逢緣說易難，本有法身菩薩任，當當常住莫顢頇。

七會餘錄卷四(終)

牧雲和尚七會餘錄卷之五

姑蘇西華山秀峰寺門人(行瑋)等編

偈(中)

送達本老禪之吳門緣幹(本於天童山搬柴，聞虎聲有省)

生長汾陽，不識獅子；天童山中，卻驚老虎。北方人解南方話，年老行腳不肯罷。六月曾登銅井山，汗流浹背不憚艱。扁舟隨我煙村住，端謹過於後生輩，明月蘆花共飽看，緊峭草鞋知進退。轟轟曾搆古南機，棒頭指點千日輝。一挨一拶不肯放，卓然是個老閣黎。新春思欲吳門去，乞我毫端寫山偈。直須斬斷葛藤窠，提起風前那一句。

智穎上座結茆鶴湖乞語究竟

本色道人本分中，有甚究竟不究竟？手眼從來自遍身，東倒西擂無欠剩。知至至之踏水尋源，知終終之登山到頂。群居獨處如無忽，一念萬年頭尾正。所以佛法無多子，久長難得人。大器皆晚成，好手不張名。懸崖撒手絕疏親，萬卉千葩爛熳春。

梅溪解制書授諸子(六首)

嘗遍諸方五味禪，衲衣高捲水雲邊，而今煩作如來使，直向虛空駕鐵船。
雪中獨立問心安，撒手懸崖命已棄，爭似一塵無動著，春寒秋熱不相謾。
佛祖單傳向上著，嬰須大器乃堪承，冷灰放出通身燄，便續靈山照夜燈。(右雪厂首座)
頂門正眼極圓明，廓地恢天本現成，直下一槌槌瞎了，濟宗之道始方行。(圓明經耶)
濟北家風不等閒，大機大用一麤拳，而今此調南來也，獨坐孤峰唱別傳。(南音書記)
完卻衲僧一段事，白牛露地正翻身，四蹄踏倒人何數？擺尾搖頭入我門。(完白維那)

示秀林知客

枝葉全無真實在，一株秀起便為林，菁蔥誰謂無人採，郢匠經過不外尋。

送南音書記武林結茆

吾今退步因多病，佛法從教自爛陳，送子住山情眷眷，須歸棒下作奇人。

送可生禪人省親(三首)

六尺堂堂稟最靈，此生來處要分明，春風送上新安路，一片依依望母情。

二

露地風燈不久停，茫茫苦海少人惺，好將諸佛菩提路，勸取雙親及早行。

三

青山過了復青山，髮鬢人生亦易斑，歸到家鄉謾留戀，參禪最是始終難。

送識得知客住靜

住村須辦住山心，量力知時要歲深，本有一椿衣線事，口生白醭待知音。

送梵白孫歸鹿城

具足清白梵行相，可中何處立纖塵？會須撒手懸崖上，觸處原無第二人。

送道沖禪人回粵

黃梅暗渡江，衣缽何曾付？六祖賣柴翁，本來佛不做。

二

汝是嶺南人，因甚無佛性？會得轉一語，菩提無少剩。

示不我維那

十方世界總無餘，椎下分明自不知，此去吳山芳草綠，謾將腳板等閒拘。

示在垣真士

化胡成佛出函關，象帝之先作麼參？忽地春梅來撲鼻，前三三是後三三。

示碧惺新戒

頓悟心源開寶藏，金剛心地乃家珍，要須日用惺惺去，聲色樅然不染塵。

示子凝新戒

父母未生前正體，堂堂獨露甚凝壑，而今寶戒當頭領，佛祖超然在兩肩。

示智餘禪人

聖凡無欠亦無餘，三十烏藤未放渠，要得通身都打徹，好來伴我白雲居。

金粟寺獨桑鼓

直下無心木一橛，牛皮鞔卻掛當軒，打動五湖雲水到，圓音依舊落桑村。

拈鳥窠公案示侍者

布毛吹起了無多，佛法諸方可奈何，雨過六橋山色好，綠陰處處是笙歌。

中輝上座養母

子從母出，母依子立，子母分明，大事了畢。

示慈慧、覺明二禪人行食

缽裏飯，桶裏水，塵塵三昧拈來是，跛腳阿師胡亂荅。匝地清風今未已，本覺妙明超語言，以慈修身入佛慧。我不我，你不你，廝結眉毛扯不開。拍手呵呵，同堂共住。一朝桶底撲落脫，兩手依先只十指。

送新戒(三首)

善來菩薩子！為眾莫辭勞，放下身心去，金剛戒始牢。

二

一登菩薩地，發願轉食輪，食等法亦等，維摩開施門。

三

我授汝戒，汝刻我錄。法印宣傳，戒香芬馥。如實用心，菩薩行熟。

示徒刊錄(二首)

古南有言句，願與人貶剝。不知誰對頭，肯將來入木。

二

吾宗了無元字腳，直指當人明已躬。文彩已彰瞞不得，一憑印板上流通。

化茶

趙州茶與徑山茶，滋味分明在齒牙，要使往來俱到口，何辭採摘入煙霞？

化禪帳(三首)

六月坐禪赤卻膊，蚊蟲口口要咬著，思量討個護身符，特教普化搖鈴鐸。

又

六月坐禪床，蚊蟲嘴似鎗，何人能蓋覆？赤體露堂堂。

又

六月有蚊蟲，咬人鮮血紅，夜問難睡著，遮護仗檀翁。

化蓆

安坐不思量，打眠缺不得，摸著枕頭時，暗地眼睛突。

古南送化士(五首)

叢林古制育英材，選佛場看赤手開，日用明明七件事，要從檀越信心來。

又

昏昏長夜莫能醒，佛法真如照世燈，點出當人頂門眼，依前日午打三更。

又

僧家乞食佛家風，米飯原來體一同，齋得眾僧軀命飽，長連床上悟心宗。

又

肚饑要喫飯，出世要參禪，都來最緊事，普請各爭先。

又

五穀皆養人，米好麥亦好，莫分前後時，只要肚皮飽。

送知浴(六首)

時燒香水剔明燈，輔弼禪林道業成，如是因還如是果，共登離垢法王城。

又

一冬過了一冬來，湯舖乘時又要開，浴主腳忙心喫緊，堂中燈燭灶中柴。

又

六月禪和要聚頭，堂中打坐汗交流，浴池有水能燒熱，一任來牽水牯牛。

又

脊梁豎起一堆人，禪未參時汗遍身，專待檀那來出手，一番揩洗一番新。

又

叢林實行，無過浴頭，日間燒水，夜裏添油。物物要備，色色要周，事眾如意，調己和柔。莫嫌絡索，須善機籌。積木架屋，聚毛成毬，泥多佛大，法海優游。

又

古人入浴根塵脫，勺水原來有大功，舊案只今重舉起，無邊香海一毛通。

興福送知浴(二首)

宏開罏鞴白雲邊，五百師僧夜坐禪，露柱怕人親撞著，要燃法炬焰沖天。

又

一燈點起滿堂紅，衲子堆堆瞌睡濃，忽地醒來天大曉，新羅原在海門東。

鶴林送知浴(三首)

玄素禪師古道場，鶴林兩字落諸方，只愁夏制雲來集，知浴先思作主張。

又(示自信)

祖庭寥落已多年，雲水重來共坐禪，冷暖自知還自信，冬來池水要薪燃。

又(示拂石)

一片石頭勤拂拭，三冬知浴定完成，山僧多病慵開口，兩句伽陀送汝行。

破山寺化普同塔(二首)

齊梁香火梵王宮，雪頂龐眉此寄蹤，老病告終無著處，巍然石塔冷松風。

二

丘原同一體，生死事茫茫，石塔青山裏，緇門別有長。

真如寺化建韋天殿

有佛從來有護神，三洲處處現全身，自家頭上今無瓦，提杵何妨去化人。

烏鎮密印寺化莊嚴藏經

藏經雖印不成裹，佛法分明自掩藏，若有智人能重法，牙籤錦軸一時裝。

題住山卷

山中寂靜好修行，柴水開門又現成，但得鍋中常有米，出家何苦世途行？

文休禪人造栴檀像歸供五臺

南方造佛化栴檀，歸到臺山路萬盤，兩處分身原一佛，行人莫作去來看。

嘉善重修祖燈菴

祖燈一點寄於僧，菴廢僧來不識名，劃地布金逢長者，重教瓦礫放光明。

海印菴建法華期

眉光一道覆三千，妙法華經覿面宣，信得己身同佛體，珊瑚舌上長青蓮。

海鹽普淨菴化齋田

莫怪僧家要化田，開成舖子接高賢，缽盂上門來也，沒飯如何結得緣？

盛澤圓音戒子修造大悲菴接眾

大悲菩薩無華屋，先化檀那蓋覆他，要普慈心超水族，西邊更築放生河。

又

空手齋僧水蕩邊，今秋喜得是豐年，溪南溪北諸檀越，只化齋糧不化田。

常熟城南道信聚長生米飯僧

世事奔波沒了期，思量出世得便宜，福田要下人天種，減口齋僧趁早為。

西華求名禪人募修萬佛塔

巍巍寶塔湖邊上，歲久年深塔縫開，好化萬人修萬佛，將來同見萬如來。

天童送化士(七首)

祖庭開闢萬山中，衲子爭趨濟北風，白棒打來渾不飽，生機別出問龐翁。
草鞋似虎杖如龍，千里腰包入萬松，腳下未將泥水淨，肚皮先聽打齋鐘。
十方同聚學無為，柴水山中幸不虧，只有廬陵米無價，要從山外覓相知。
橫身鬧市作生涯，千古叢林愛作家，鐵石身心真為眾，自然相應有胡笳。
冬藏全望在秋收，滿載歸來納疏頭，舁飯僧堂高叫喚，山僧便學老金牛。
拈提九帶并三玄，急切須參粥飯禪。無角鐵牛充水草，飽齁齁地任橫眠。
四悉檀開手眼親，紅塵浩浩有奇人，驀然賓主相逢著，唱出祇園一段春。

天童送知浴(二首示平巖侍者)

冬間知浴定于春，協力還須左右人，莫待三呼始相應，知音一遇便翻身。
南北奔忙費草鞋，叢林知浴行無偕，山中幸有便宜事，只化其餘不化柴。

又(送祇園)

太白峰頭草木春，一年知浴又求新，祇園上座出山去，好化香花結勝因。

天童募燈油

殿中羅漢十八個，塔院祖師十數尊，續了心燈居暗地，光明流出在檀門。

募鹽

新天童，一條棒，滋味半點無，禪流難近傍，告報大檀那，大家著鹽醬。

化蘿蔔

鎮州蘿蔔，隨地皆有，直下將來，塞禪和口。

送安慶彭道人

天童僧眾雲來集，寶藏何人解打開？安慶賓寰彭道者，明春自肯入山來。

書化造達澄和尚塔冊

衲僧行履，聖凡莫測。打破羅籠，窠臼不立。天上天下，誰能蹤跡？表以示人，不妨奇特。知交契心，弟子殫力。無縫塔子峭巍巍，占斷四明山色。

示遠化禪人

有生有死有老病，環端始末轉無定。有大醫王醫此病，四大本空無實性。一切時中要精進，遇境逢緣勿奔競。翻轉念頭放端正，諸佛教敕必隨順。一箇話頭為把柄，上下放空凡與聖。撒手懸崖拼性命，絕後再甦何快慶。幻化空身即法身，生來死去那伽定。

古南贈道侶(十六首)

拄策逍遙古院中，白頭相對菊花叢，寶山誰更他方覓，信手拈來用不窮。(寶山)
成佛繇來在一心，心心何用向西尋？村菴亦是蓮花國，瓦礫時時演法音。(慈持)
落魄風塵已有年，老來參得祖師禪，死生何物能纏縛，了義心頭自了然。(了義)
如如不動本來身，一體疒宗瘝念此民，仁術政看藏佛用，非關獨飲上池津。(體莊)
人心安靜識天和，夫子聞韶致感多，誰謂泰階成異世，鳶飛魚躍古山河。(泰華)
一句彌陀作課程，世緣長揖念如冰，本源自性天真佛，任運從稱有髮僧。(扱宇)
碧眼西來作指南，百川歸海總同參，觀光偶向閻浮樹，萬象森羅一水涵。(伯涵)
好古敏求洙泗老，曾提子路要知生，生生一著如明朗，身後身前放腳行。(敏生)

六陽為卦曰純剛，體貼天行貴自強，直下端倪無處覓，群龍無首吉非常。(六陽)
從來瑞草生嘉運，大抵靈苗結早春，心地本來無異種，一花一葉遮那身。(瑞芝)
水流山峙眼前看，不識當人甚處安？千丈巖前叉手立，世間熱鬧了無干。(靜巖)
在昔江西有馬駒，英靈踏殺遍寰區，風前馳驟能追步，千里長途未可拘。(神駒)
大人境界普賢知，似把平人太煞欺，萬行因華彰海印，人人掌內握全機。(萬肇)
古時天地自嘗新，妙淨明心絕點塵，日用頭頭休放過，不須他處更求真。(心古)
不隨有見不觀空，二際雙融在此中，直下掃開無別法，當人面目露春風。(啟中)
棒下悲雲不等閒，信如天澤沛人間，人華等潤皆成實，法施如斯孰道慳？(所潤)

興化贈禪侶(廿五首)

結冬西社鬧叢叢，智者咸欣入此宗，西寺老禪頭髮白，出城來聽上堂鐘。(西寺性宗老宿)
蒼蒼之色見天根，老氏玄玄眾妙門，八字打開憑隻手，斬新域外立乾坤。(蒼玄上座)
人間無水不朝東，獨有昭陽水不同，晝夜逆流如慧士，不觀塵境只觀空。(慧空上座)
木鵝劍峽戒舟航，灩澦中流不可當，此水莫窮何處起，要從上座一商量。(普潤菴岷山上座)
河水漣兮梵剎邊，隔河市井鬧喧闐，仰山僧問教思想，思到無思得一玄。(準提菴玄宗上座)
瞿曇秘藏不思議，三德圓明儼似[、/(、*、)]，常樂在中誰受用？身心鐵石好行持。(我淨上人)
扶桑日出世間明，開卻當人兩眼睛，有眼不隨明暗轉，從教日午打三更。(旭初上人)
祖師心印鐵牛機，待得文生印已非，分付上人收拾起，春寒破衲任雲飛。(印文上人)
淨几焚香對竺文，從頭點畫好區分，眼前盡是光明藏，若個仙人現彩雲。(文光上人)

桃花流水碧山空，爛熳枝頭一色紅，天地世間元別有，藏身不必問壺公。(問余上人)
山藏美玉水藏珠，秀色時時見步趨，撩起衲衣休放過，板鳴香飯滿磁盂。(毓之上人)
祖師名字挂虛空，南嶽山高大地同，爾是今人他是古，草頭何處不春風。(懷讓上人)
露地橫眠有白牛，尋常呼喚即回頭，南泉無故兜芒索，浴主牽來笑不休。(淨業上人)
打徹身心本一如，始知身外更無餘，瞿曇生下英靈甚，天上人間只有渠。(智餘上人)
九年面壁意深深，行到嵩山認少林。莫道老胡生性野，齒門雖缺解安心。(嵩野上人)
天邊飛鳥水邊僧，至化難逃日月燈，一雨夜來春草潤，郊原望去綠層層。(遠化上人)
飲光尊者空其念，舜若多神沒了身，翻轉太虛為正體，黃華翠竹總精神。(量虛上人)
朗月當空問若何，清光炯炯照山河，忽然月落階前黑，關外雞鳴放客過。(朗然上人)
頭上分明頂卻天，低頭腳下踏方磚。修行日用唯真實，打破虛空只一拳。(實修上人)
戒珠心地好磨瑩，日用頭頭合本明，試看一輪霜夜月，千秋萬古照江城。(戒月上人)
喚作如如早變腔，文言誰識喪淳龐。好看春草池塘裏，一對鴛鴦不是雙。(文如上人)
西天舉令一何嚴，蔥嶺逢人露腳尖，萬古長空風月在，敲門瓦子不須拈。(月門上人)
鼠聲打斷塵勞夢，兀兀身心木石同，好個路頭能打進，寒巖春放萬花紅。(嬾石監院)
念佛參禪有甚差，東西總是法王家，身常精進心平等，慎勿空空論齒牙。(勿逸新戒)
妙性圓明不滯功，有無無處也須空，只因念起山河異，撥轉機輪觸處通。(無念老禪)

興化贈道侶(廿四首)

菩提種子下來深，大事因緣善保任，明眼宗師親近後，自能握土變黃金。(黎太沖)

百年一夢轉頭過，擾擾勞生可奈何，莊子詎煩談物化，見真不變驗恒河。(解岸齊)
高年好道過溪湄，佛法開張喜及時，落落山川俱舊物，春風一拂有華滋。(徐華國)
說玅談玄滯路途，算來不是好工夫，直言告報英靈士，掊破虛空笑老胡。(吳我英)
炳煥靈明共有知，撥塵見佛問何遲？渠無國土如分曉，天上人間更是誰？(徐煥國)
佛法從來如大海，魚龍蝦蟹任藏身，蓬然風起濤聲激，舉首鵬鵬化巳神。(吳北海)
屋漏何人見隱微？行藏君子審於幾？請看一念無生處，便是心空及第歸。(吳六箴)
華開鐵樹劫先春，尊酒何妨適性真。侍宴高堂風日暖，酣歌還問舜何人。(吳申之)
宗風鼎建郭西頭，賓主同時不外求，春水布帆高掛起，燈前猶記話綢繆。(戎鼎豪)
乾乾君子法天行，夕惕何從悔吝生？古佛深山來夢想，蓮花社裏著君名。(戎惕菴)
生心住相輪迴業，無住生心佛祖談，識得此心無寸土，不勞出戶見瞿曇。(趙心生)
靈光獨耀脫根塵，西社東關不隔津，識得六根清淨相，全彰父母所生身。(徐耀甫)
靈山慧業阿誰修，喜在塵勞話有投，學得箕時弓在手，庖丁何處見全牛。(王紹箕)
魯無君子道焉傳，一貫呼來應諾全，千古聖經行世上，怡怡兄弟見先賢。(王經魯)
撐天拄地作高標，非柏非松歲不凋，佛國有人能識此，常年扣擊自逍遙。(沈柱國)
畹蘭叢桂見秋春，四序風光日日新，野馬塵埃無定息，靜觀只有坐亭人。(項桂臺)
平平大道透長安，進步還將退步看。佛性如空何漢楚，江南江北法雲盤。(沈逵楚)
世事如棋著著新，古今籠罩幾多人，就中明取金剛眼，一任桃花放早春。(戎克生)
情亡見謝髑髏乾，正眼開來法界寬，行盡無邊香水海，普賢毛孔未曾完。(陳香海)
定起靈山待罔明，兩人雙掌一時鳴，真機嗣後誰端的？想殺當年邵武英。(宗嗣武)

憂患休言入佛遲，動心忍性聖賢基，一漚便是滄溟體，雨施雲行莫問誰。(徐思海)
會同宗廟正衣冠，赤也何如志久安，適越尚存竿禮愛，舞雩風詠只今看。(陸載甫)
曾聞觀海難為水，洵若登山亦小天，我有一機明祖意，須彌頂上浪華旋。(楊海若)
春服何須製暮春，杏壇學胍古今新，浴乎風矣歸而詠，受用分明點與人。(李艾山)

答李壹之文學初問

生死本無性，迷妄生死興，譬如空中華，病眼所自見。彼眼若無病，空華何所覓？智者善思惟，自須祛妄見。妄見既不起，諸疑自冰消，於佛所說法，便能深諦信。

二問

參禪脫生死，先務破情關，情關打不開，參禪沒交涉。父母及妻孥，愛纏非一生，欲脫生死人，先須厭世相。厭極情乃疏，疏極情自破，留情索降伏，古今無是事。譬如人執火，去火手不燒，執火不肯捨，佛亦無方救。請於眷戀時，猛烈一自看，自既無生死，父母何有哉？常能作是想，即入諸佛道。

示沈逵楚(沈業屠，偶心異疾，禮師求救。師示此偈，命自為懺。沈遂發願徙業。未幾，疾瘳，卒為善士云。)

一切眾生性，即是諸佛性，一切眾生命，即是諸佛命。命命既相同，性性同清淨，無故損他命，自命能無病？有因必有果，佛說如明鏡，念念念度生，即是諸佛行。三寶慈悲光，暗中能照映，常傍佛光行，大路甚平正。人有不忍心，賢哉夫子孟，愛物得壽考，積善有餘慶。古語篤行之，山僧開示竟。

七會餘錄卷五(終)

牧雲和尚七會餘錄卷之六

姑蘇西華山秀峰寺門人(行瑋)等編

偈(下)

偈拈五公案

洞山寒暑

一番熱了一番寒，開眼何人識定盤？將謂洞山多伎倆，元來一問坐頭乾。

仰山明珠

山寺相逢打葛藤，明珠傾出可憐生。羅紋結角難收拾，賓主雙雙放手行。

香嚴擊竹

多虛少實喜開言，那識唇皮佛祖源，擊著竹頭心便痛，從今父母不為冤。

華林鐘樓

平地坑人老古錐，鐘樓磕破也希奇，者僧可惜朦朧去，不解翻身摸兩眉。

雲門胡餅

一枚胡餅口頭來，慚愧雲門手腳呆，只為當時難劈破，至今咬嚼賺嬰孩。

臨安山雙林寺八詠

驪珠峰

晃晃神珠夜半明，驪龍穩睡海光清，阿誰性命渾無顧，奪向峰頭照客行。

鰲魚峰

鰲魚立處即峰巔，吐霧興雲怪石邊，忽逞神通翻八極，等閒無處覓青天。

雲筆峰

孤峰雲外聳精神，一筆尖尖豈不真？時向虛空書祖意，橫拈只待箇中人。

天掌峰

天外峨峨萬仞峰，解施擒縱驗蛇龍，長風一陣群狐走，五指金毛已露蹤。

峨眉峰

峨眉山月十分幽，無限清光遠近收，公案現成誰薦取？夜明簾外是三秋。

瀉玉巖

劈面飛來盡冷煙，無風自激勢凌然，直看界破青山色，未許時人過那邊。

且歇亭

莫問青山路淺深，四簷盡是好雲林，途中家舍無相遠，雙足何妨此一停。

浣雲池

山池在地接天文，終古閒閒盪白雲，深淺不須探竹杖，從他舒卷傲斜曛。

雙林後八詠

驪珠峰

鎮海明珠世不無，寒光炯炯照山湖，等閒盡向驪龍索，叉手峰頭也大孤。

鰲魚峰

鰲魚誰釣碧峰頭，問著山僧笑不休。閒把烏藤施一頓，通身踊躍海山浮。

天掌峰

碧落何人一掌擎，虛空遭摑也曾驚。從來未肯低垂手，直指時流向上行。

峨眉峰

峨眉山色在天西，翠掃寒空莫與齊。換斗移星誰好手？大人境界普賢知。

雲筆峰

不動毫芒掃白雲，遍空霞彩已成文，當頭更點摩醯眼，此筆神奇世罕聞。

瀉玉巖

水出高巖也大奇，轟轟直下醒群機，盡言是玉爭題賞，明眼師僧認取伊。

浣雲池

青山深處浣雲池，不拒雲來颺綠漪，打洗一番飛出去，峰頭變幻更新奇。

且歇亭

橫擔榔桌入千峰，腳底煙雲似不窮，途路恐君多氣急，相攜一息此亭中。

元旦答戈莊樂居士見贈(四首)

松梢微月夜來懸，臘月梅花信已傳。重對當年舊居士，一時敗露指頭禪。

二

白棒拈來在手傍，可中消息任渠參，打教徹骨虛空碎，是北何曾喚作南？

三

新年舊歲無他法，捉敗瞿曇手段高，七尺單前天大曉，阿誰寮語尚刀刀？

四

黃是泥兮白是石，透明句意乃英豪。君看多少參玄客，門外營生亦太勞。

題毛子九居士寶月堂

頂門突出摩醯眼，亙古亙今常照徹，軒窗炯炯淨無塵，如淨琉璃含寶月。

贈邵子階居士

大千坐斷當人體，豈特瞿曇與夫子，階級從教不必登，萬物皆備於我矣。

示陳伯倫居士

安居享閒福，濁世結清緣，欲會歸根旨，須參面壁禪。

贈明幻開士

秋月水中現，春花鏡裏開，何人能好手，移取供如來？

看靈隱投香人轉輪藏

玲瓏大寶藏，要轉即便轉，全半若為分，順逆皆方便。

二
聚沙為佛塔，皆已成佛去，未諳作者機，把拽等游戲。

示修學(七首)

山秀石蘊玉，川媚淵藏珠，當陽一擊出，日用本無餘。
二
道情日以重，世念日以輕，精勤學佛士，輕重自然明。
三
魚龍在水時，流泉乃為命，鹹淡誠自知，修行則為正。
四
湛兮似或存，攬之不能竭，從源而入流，呼秦時[車*度]轢。
五
大千海中漚，山河一點雪，夜半日輪紅，都來無處覓。
六
佛生無異相，凡聖本來同，一念自怡悅，廓然生死空。
七
江南與江北，去歲與今年，莫將己躬事，孤負腳頭邊。

示道侶(五首)

人生富貴草頭露，知足隨緣樂自全，淡飯一餐佛一句，看來便是地行仙。
二
相逢何故說修行？信得修行佛易成，八萬四千毛孔裏，時時常放佛光明。
三
人生老少日波波，但得安閒得福多，捏定數珠常不放，河沙諸佛手中過。
四
白髮堆堆勤問道，紅塵勃勃不干懷。西來祖意眉毛下，剔起無煩去望崖。
五
世間之疾起軒岐，歷劫沉痾唯佛醫，手到病除生死盡，依然還汝舊鬚眉。

偶頌(二首)

掣電之機疾似風，當機徒自眼迷蒙，曾無朕跡容人覷，火燄生憎太末蟲。
將蝦釣鱉，鱉走入甕，打破甕來看，元來是口鐘。

過湛虛戒徒靜室

孤村寂寂一精廬，經歲悠然道者居，課畢得閒門外立，石橋流水自如如。

贈姚心泉居士

一種清涼智慧泉，自心流出日涓涓，兒孫受用曾無竭，贏得緇林潤福田。

寄贈蝶齋居士

芸芸萬物本同根，摩詰曾談不二門，栩栩蘧蘧觀物化，秋風一雁過江村。

贈見我居士

水中明月鏡中花，歷歷分明手莫遮，識得我身同幻相，頂門隻眼耀塵沙。

崑山祇園菴謁肇心禪師

古塔青山立下風，祇園大路一溪通，有田門外拈鋤钁，百丈清風在此中。

題[、/(、*、)]庵贈古竺師

一點一點又一點，點出摩醯眼洞然，有人來向菴中問，便好當胸與一拳。

虎丘禮隆祖塔(祖為人柔易，佛果禪師曾稱為瞌睡虎。)

爪牙曾展此峰頭，虎坐耽耽莫敢儔。千古知恩誰個是？空階落葉響深秋。

示眾道侶坐月生公講臺

月上疏松石已寒，勝游難再且盤桓。清光觸處隨人領，莫被生公說法瞞。

重過大悲菴紀事

到門雨也出門晴，喫飽齋時歡喜生。前歲分明似今日，大悲院裏話須行。

雨窗望萬松書院有乞書七佛偈者

萬松纏繞薜蘿新，帶雨通身似甲鱗。七佛無言何有偈？不如參取面前人。

示瞻禮大悲像者

一身左右分千手，手手分明有眼開，合掌勞生休錯過，悲雲一點此中來。

贈文昇禪德掩關

春風樹上鳥綿蠻，遠水深村宛在山。放下萬緣無個事，相期直透祖師關。

送中山老禪住山

側看成峰橫是嶺，中間突兀是中山，中山今去山中住，行住應須不出山。

示三如上座

筆墨現成書個字，卻非平仄可商量。知音何待重為舉，體露金風宇宙涼。

示德初新學

塵中局促千般累，物外清閒一味高，黃面瞿曇圓萬德，最初一步甚堅牢。

示行喜道人

喜捨慈悲是佛心，修行不必向他尋，世緣截斷身清淨，便入如來功德林。

示超因新學

超出塵凡業海空，正因本具自靈通，拈香擇火朝還暮，佛地清涼好用功。

示明璉新學

世間金玉非為貴，有福來生三寶家，目秀眉清求佛慧，及時好學妙蓮華。

送禪人之昭陽

江南江北一般天，撩起袈裟沒半邊，佛祖一機言外薦，相逢誰個問生緣？

贈駕六居士

六根未具，大用全彰，騎聲蓋色，坐斷十方。

示蓮生禪人(二首)

蓮花有種性，乃在淤泥中，時節忽然彰，花開佛面同。

二

蓮花有生性，突起覆清漣，未出水如何？馨香毛孔邊。

寄友(二首)

唯有修行力，能開世結纏，眾境不為動，火宅生青蓮。

二

隨流認得性，何喜復何憂？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禪人求示省親(二首)

世間骨肉最為親，生死誰知愛作因？有子出家知報本，修行不必問他人。

二

人身難得法難求，各顧前程趁早修，佛性本來同具足，當人只欠一回頭。

示柯敬明居士

居塵能好道，佛種自多生，觸處期無昧，心花定發明。

弘卓從徑山歸示之

雙徑春常雪，歸來已夏天，黃鶯啼綠樹，好聽句中玄。

示沈秉成

諸佛智慧門，皆以信得入，利劍擲虛空，無論及不及。

示仲先

天地未開關，元來有物先，而今何處見？臘盡是新年。

示善修上人(修暗目)

昔年曾向山中住，而今在外念山中，真機一點非明暗，山外山中觸處通。

示延慶寺朗空大德

繞寺無非功德水，開門疑對室羅城，道人中夜修禪觀，朗月當空萬象明。

示金淨茂

腳頭有路莫能遮，踏去何分正與斜？寧海到山三百里，須知步步不離家。

吳萃凡為亡母乞偈

蓼蓼為莪卻是蒿，從來孝子念劬勞，定盤星在何嘗動？會得高堂直下超。

示趙復初

佛海無涯人莫測，千波競起水嘗清，戒香忍鎧能披服，高蹈無為寂樂城。

示陳越萃

結伴南來禮普陀，心期渡海泛鯨波，普門為示真消息，攔住中途念薩訶。

示超珍(字護心)

家珍曠劫本靈明，日用忙忙墮六情，幸有聖賢留樣子，修行無過護心城。

示超進(字堅向)

佛祖共談精進法，要在堅持歲月深，似箭離弦無返勢，坐看步步踏黃金。

示超質(字中篤)

世間最愛實頭人，莫把虛花當了真，諸行無常蹔時事，快須體會本來身。

示智超上人

五度如盲手夜捫，金剛正眼智為根，一超直入三摩地，柳岸桃林解脫門。

示修慧上人

紅塵滾滾眼前來，一念無生便掃開，妙慧本然修更好，倒騎木馬上天台。

示心月姪禮華嚴

青山綠水大毗盧，十萬長文一字無，說甚繫驢枯木橛，吸乾香海是工夫。

示北來尼果妙

北京到此三千里，南方佛法問如何，本來佛性都平等，會得同超生死河。

贈趙磐石

父子相傳筆頭訣，貌吾臨濟眾兒孫，一條白棒遍天下，面面看來恰似真。

示修野上人

佛法平常用，操持莫遠求，鐘聲披衲起，踢著腳尖頭。

示承宇道人

大事明歷歷，不用更承當，若問功夫去，天寒有早霜。

納涼

鹽官扇子只空忙，赤日當空午睡妨。五月松風果無價，坐來石上得新涼。

題盧舍菴

山光時遶座，湖水日當門，盧舍如來面，元來觸處尊。

寄乾象大惠

在天成象地成形，上下元來盡可名。象帝之先名甚麼？踏翻大地任橫行。

秋谷禪人乞語

法語手中出，語成忘卻手，秋谷音禪人，還見老僧否？

示天信善士

淤泥嘗見吐蓮花，在俗修行也不差，但具信心思近佛，僧來須飲趙州茶。

佛誕

四月初八佛出首，週行大作獅子吼，雖然驚動世間人，眉毛箇箇還依舊。

示法清表德

修行耐久不須忙，日用時時自審詳，古佛一尊休遠覓，六根嘗放白毫光。

觀筍勉禪者

托種分明只在泥，初生未肯把頭低，薰風有意來吹長，不待秋深老輩齊。

示融通上人

慈水到嘉禾，計程六百里，步步不由人，腳頭乃自舉。

示魯文上人

普天正大熱，吾子何遠來？殿閣喜涼風，吹人毛孔開。

開一法孫展綾乞書

一尺綾，幾箇字，黑白分，好醜至。尋道理，求文義，未動筆，是何意？箇中人，思繪事。

過拂水嵓東菴示禪者(五首)

秋花滿庭芳，細視曾無色，此中意何如，問取峰頭石。(性空)
看花亦有道，冷艷讓庭梅，嗅著幽香也，春風鼻子開。(道梅)
真妄兩俱非，有何真可悟？撒手出重關，大方堪獨步。(悟真)
結社依青嶂，安身在白雲，峰頭持一片，此樂世無聞。(自樂)
寶藏人同具，生生莫可窮，要知真受用，只在力行中。(無盡)

酬馮竇伯問

六合古茫茫，人物何時已？智者了生性，坐觀一笑已。先佛妙菩提，莊嚴世無比。岷江觴水鍾，華嶽簣土累。但堅一念信，自徹三車旨。寶山期必登，乾城非可恃。佛祖證無生，隨世說有始。朗然大覺中，無非亦無是。日用甚彰明，君聽我垂示。

送慧山三專使

腰包特特隔江來，歸去葵榴已盛開，但盡凡心無聖解，便知明鏡亦非臺。(豈凡)
長江千里浪滔滔，春盡飛花點客袍，扣我南來今復轉，重行舊路莫言勞。(復如)
紫燕黃鸝正弄聲，青梅玉版亦生成，闍黎將命來何遠？且坐南軒賞物情。(徵已)

七會餘錄卷六(終)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